

Tiao

# 蕉風

双月刊

468

BULANAN CHAO FOON (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九五年九、十月号

SEP / OKT 1995

RM1.50







自然构造  
周弘渊

黄暉胜

# 误闯中国

## 1 上朝紫禁城

一张门票抵八国联军  
我们轻易入城  
上奏老佛爷前  
先与宫娥寒暄

话说前朝崇祯帝  
把明祚缢上了煤山  
这宫中便难耐寂寞  
闯入了个李自成

吴三桂这时等着进入历史  
却害陈圆圆淋了一身祸水  
山海关向多尔衮招摇  
爱新觉罗只好应邀前来

我家故事不好外说  
总之最后有无数不会调情的男人  
与排队等待宠幸的女人  
在御花园内玩蟋蟀矧子

「忘了向您打听  
老佛爷现在何处垂帘？」  
「啊！  
她已离宫西狩不知经年。」

## 2 戍军长城

如一条巨龙卧龙  
登上背脊  
此莫非是始皇化身  
这般豪气而跋扈

不见蒙恬的旌旗  
我情急举起相机  
冲入关外胡尘  
驱赶无尽的山色

墙内有役夫的声音深锁

我偷偷扣响聆听  
他们竟秘密商议  
如果扶苏太子登基

昔人的血泊在烈日下灭迹  
守城戍军早已陪葬皇陵  
人人都想做好汉  
历史只能容下一条巨龙的背脊

无法尽逐胡尘  
我疲惫的退回城下  
沿着台阶  
孟姜女的泪湿透一身

## 3 烟雨龙门石窟

柳树在伊水前梳妆  
垂落的秀发婀娜多姿  
好色的摄影机难以克制  
频频向她试测焦距

这是一场雨后的晴午  
外面的干戈寂静  
里面的爱情正在进行  
湖光山色阅读着故事

「所有的爱情一如流水  
不是东流就是沉没」  
身藏窟中的群佛  
形貌深刻的印记

武后想必不敌流水  
便在大唐的壁上凿刻遗誓  
看是我佛四大皆空  
还是伊水看破红尘



## 4 梦回圆明园

一道道伤痕割在晚清美人脸上  
策马入关的英雄已老  
听哀吟回音四野  
锦绣山河无力援助

逞欲过后  
持刀的两个暴徒西逸  
在两座四十大盗的洞窟  
藏入一件件珠光宝气的秘密

血泊随潮水退去  
留下泪珠倒影昔日的殉别  
晚来的后生只能扼腕  
垂倒跟前的美人难再

哭干后的中原重建墓园  
横曝的裸尸展示记忆  
岁月的生聚仿佛在期待  
阿里巴巴驮回前世的清白

## 5 对话秦俑

这是最有效的遗忘。  
如果被揭开？  
我走出历史  
而你跌进回忆。

你逃避沙场？  
我们与岁月交战！  
战况如何？  
断头残臂！

他是暴君？  
他复制生命。  
结果？  
死亡！

你们错过了唐宋元明清。  
你是史学家？  
我是影迷。  
我不是明星！

有封未寄出的情书。  
那位女主角？  
帮我打听。  
可能已经嫁给唐诗或宋词。



图 / 张碧茵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拓  
许友彬  
小黑  
朵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彩色文章】

误闯中国

蒲公英

## 【编辑人语】

生机勃勃的微型小说

## 【散文】

惟有真情堪跋涉

——序华雁散文集《万水千山若是情》

灯火隐隐情迢迢

河的风景

月到中秋

魔鬼的诱惑

芬芳在他乡

## 【诗】

牧行歌

## 【评论】

陈强华诗的启示

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

——姚拓创作简论之一

诗化的微型小说叙述文本

——小议于青《明天你就来上课》

西方理论的反思

方兴未艾的小小说

——中国当代小小说文坛扫描

## 【小说】

石头记

我身后的彩带

U型转弯口

南洋 SIN 氏第 4 代

祖屋出卖草志

## 【专栏】

传奇(二)

无常

## 【张玮栩小辑】

唱歌

悼念

括号以后的心情

属于个人的爱恋感觉

## 【封面图画】

傲立(彩墨)

黄晔胜 封面内页

张玮栩 封底

编者 3

田思 36

华雁 39

顺子 41

雨川 44

心水 45

水菱 46

丁威仁 35

余月美 4

黄万华 9

刘海涛 14

张锦忠 16

凌鼎年 18

徐继慧 47

刘育龙 49

刘育龙 50

希尼尔 51

郑百年 53

尔然 56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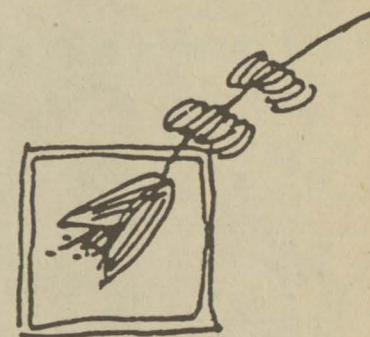
59

60

63

王文芳

# 生机勃勃的 微型小说



这一期发表了四篇微型小说(极短篇/小小说)创作和二篇有关的评述文章。

微型小说一般在一千五百字之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因应繁忙时代而衍生的精简的文学体型。它的篇幅虽然短小,但是要写得出色,毕竟需要下一番工夫。这是一个具有极大潜能的文学领域,可惜在我国文坛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我国虽然每一年都有一个南大校友会主办的微型小说比赛,根据一位本地文评家的报告,至今个人结集出版的微型小说单行本竟然只有三册,真令人讶异。

邻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都有一班对微型小说独具青睐的文学朋友孜孜不倦地推动和提升微型小说的创作,教人刮目相看。他们除了出版定期刊物如《微型小说》(新加坡)、《小小说月报》(中国)之外,还策划召开微型小说的全国/国际研讨会,加强各地有志之士的联系。八月底一个全国性的微型小说研讨会刚在北京举行,明年泰国华文文坛也将举办一项世界微型小说会议。

这一期的张玮栩小辑,作者是另一位极有才华的中学生。本刊将会陆续发表她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希望更多年轻作者将有创意的优秀作品投寄本刊。





文 / 余月美 图 / 陈昌孔

# 陈强华诗的启示

读陈强华近期的诗，会被一种满足而温馨的气氛所笼罩，使人不经意地陷入浪漫生活遐想中。第四百五十四期的《蕉风》刊载了陈强华近三年来的作品，共十六首。这些作品，包罗了对乡土的关怀、生命的审视及个人创作的省思。本文试就其

诗的意境及内容探讨其诗风的转变。

1.

从《化妆舞会》、《蓝色诗集》到454期《蕉风》内的陈强华诗辑，在营造气氛上，有如一杯加的醇酒。他在《翻阅旧作》透

露了自己对旧作的感觉：  
我被这热带气焰包围  
回忆之树的阴凉  
深沉，我翻开诗集

“热带气焰”是一种不安的意象，诗人翻开旧作时，往日的不安又历历在目。年少的诗是“重金属的

童谣”、是“阳光的声音”、是“雨水的声音”。如今回望这一切，往事已遥远了：

听到有谁  
在远方喊着我的姓名  
晚霞渲染整片黄昏了

诗中“远方”二字淡化了年少时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浪漫的黄昏景色。

这里所说的浪漫，是指诗人在诗中所渲染的美满与温馨的气氛，在近期的诗中俯拾皆是：

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给自己倒一杯酒  
向隐形的寂寞蛰伏着致敬

敬

《太太回娘家》

当太太回娘家时，这个“不太快乐的丈夫”还是幸福的，他“仍然伸懒腰，打呵欠 / 等着大地闭合眼帘 / 等着房屋灰暗脸孔 / 等着树林柔驯臂膀”，可是这些慵懒而自得的满足感随着现实的需要而被蚕蚀。这首《太太回娘家》可以分为抒情版本、蓝调版本和摇滚版本。在抒情版本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诗末出现短暂的沮丧。说它短暂是因为太太不回娘家的时间可长呢！这是

反写手法的成功之处，令人倍感其家居生活的美满与温馨。

这首不但明写太太不在家时精神上的悠闲状态而且也潜伏着太太在家时的幸福生活，所以在与不在都无所谓，既有其得也有其失。从抒情版本的“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衣裤 / 怎么至今都不干呢？”作为结束，到摇滚版本的：

太太回娘家  
回娘家  
YEAH，回家  
YEAH YEAH YEAH

隐约可见一只精灵在庆祝，为偶尔冒出来的自由而庆祝，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3.

由于陈强华前中年时期的诗充满了幸福生活的缩影，许多人都误以为陈强华近期只写生活诗，单纯的生活诗，单纯得连《蓝色诗集》中的“另一次远游”都已消声匿迹了。其实消声匿迹的只是“炽热的情绪”、“痛至心肺”和“无奈的呐喊”等意象，炽热痛和呐喊是爆炸性的感觉和举动，以往浓烈的感情都以过重的色

彩渲染开来。如：

Blue，谁人的嘶喊传来  
窗外的枯树林，化雪了  
我的心情跳跃  
急欲赶赴一场露天音乐会。

《露天摇滚音乐会》

心中积压的不满，  
仿佛霪雨前的天空。  
《每句不满都是爱》

到了前中年时期，陈强华的诗不单只转注于反映生活的诗，他近年的诗既检讨生活、审视生命，也充满了对乡土的关怀。只是这些关怀乡土的诗篇，多了以往过重的色彩，多了一份冷静和过虑的笔触。是诗薰陶了诗人，还是生活上的安定，使到诗人不再保持过重的色彩？

呵，整个中国  
可以让愤怒不断  
冒烟

《考题》

《考题》吸引人之处，是来自“感觉交鸣”（Synaesthesia）以及疑问的应用。可以让愤怒（内心感受）不断冒烟（视觉），是感觉的混生，构成一幅历史的仇恨而不失为个人的极



端怨气。诗末出现一连串的问题：

老师，这些都会考吗？  
选择题？  
或是问答题？

#### 《考题》

一连串的疑问所组成的诗句，读来令人反复省思。诗人在两段诗的开始里，都以窗的意象开拓诗的意境，如：

坐在马来西亚的窗前  
读中国近代史一遍又一遍……

又如第二段：

靠着马来西亚的窗前  
把中国近代史  
向面对考试的学生讲解

在中国诗史上，窗一直以来都是引人深思的浪漫意象。无论离愁别恨；或者家愁国恨，都经常以窗来开展全诗的意境。这道古典的窗是中国诗的桥梁，沟通了千古以来的读者和诗人的精神境界。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在浪漫而悠然的气氛下完成这项使命的。

陈强华对下一代的疑惑，已从这一扇窗融入古典条的意境里，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帝国主义的瓜分及七七芦沟桥事件，一幕幕历史镜头，在窗前悠悠上演

，写来不亢不卑，即使是愤怒，那也是视觉上的冒烟，而非矫情的疾痛。

另一方面，陈强华浪漫的笔触，使他那些关怀乡土的诗篇显得与众不同。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积极地要求马华文学多写本地色彩的作品，可是往往有些论调过于偏激，表现于作品内，却又失之于枯燥无味。然而陈强华的作品，既能配合时空境地以描写本土意象，也能兼顾诗的意境，使其作品不曾沦为重本地色彩，而罔顾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他这样地描写父亲的割胶生涯：

我的父亲常笑说自己持  
铁刀

宛若重重的一枝铁笔

每个凌晨在胶树上

写着纹理精致的回文诗  
在马来西亚，割胶工人

是属于劳工一族，在肉体上历尽蚊虫和寒风的侵袭，然而陈强华却以写诗来形容父亲的工作，不但提升了父亲的人格，也提升了诗的意境。能让本地色彩在诗里散发灵光，是陈强华近期在安排意象上的另一次升华。

4.

人到中年万事哀。陈强华在《请把爱情当一回事》

的后记里这么写道。哀何物，我们无从知晓，可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探寻其人生观的转变。在《蓝色诗集》里的《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每句不满都是爱》及《写给未来的儿子》等诗，充斥着不满且消沉、愤怒且伤痛的灵魂：

正如预期必须愁坐斗  
室，

在稀疏的社会广告分类  
版上，

寻找缤纷色彩的遐想。

而我炽热的情绪，

随着铅印的墨字高涨，  
经济不景、党争、种族  
极化……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种种际遇上的不如意，  
令他“另一次的远游”不能  
如愿以偿，他唯有：

偶尔也写诗，无谓地呐  
喊

然后揉烂，或摺飞机或  
船

抛进热带滂沱的雨量中  
对于下一代，他认为：

你将来也可出国留学，  
或者移民。

今天，想法日益晴朗的  
陈强华，已经扬弃了这种青  
春的激辩，对于家庭的烦



是描写：

父亲教导我，以乐观  
和天气握手聊天  
不要悲观地看待人世  
以老庄的想像传递给我  
落叶季节时，深锁着  
的智慧  
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  
爆发

在华人文化里，父亲是移交传统祖业给下一代的象征。这里的父亲不着重于承传家庭事业，而是传递老庄天籁之音的哲学思想。“和天气握手聊天”正是老庄哲学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不论天气好或坏，都以豁达的心胸去面对霪雨和蓝天。这种达观的人生哲学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经过不断地蕴育发展，到了前中年时期（落叶季节时），蕴藏内心的智慧终于抬头露出锋芒（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 / 爆发）。

果实爆发后会萌芽，象徵新生。在《甦醒的雕塑》一诗中，我们看到：

死人发出的声音  
会对着我说  
“哎，你看那个已死去  
堂堂的你  
就是清醒的我。”

恼、节节败退的民族、为了发展而经济工业化的国家，以及战事连连且污浊不堪的世界，他已经不再像往日那般以愤怒的情绪来抗议：

对不可切断的血缘  
对容易挫败的族群  
对逐日茁壮的国家  
对永不完美的世界  
已经  
绝对  
没有  
愤怒

只因为他现在认为：

一切顺其自然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含老庄哲学思想的诗篇不胜枚举，较为人知的是陶渊明、阮籍和嵇康的诗篇，这是稍为涉猎过古典诗的人都知道的，这里不赘述。陈强华这种顺其自然的想法，其实就是源自老庄的哲学思想，在题为《父亲》的诗中，他如



就是清醒的  
忙着扫除  
散落满地虚荣混合土屑  
与骄傲的碎片

昨日死去的灵魂已逝  
矣！今日清醒的他努力地摒  
弃往日的虚荣与骄傲。果实  
的爆发和甦醒的雕塑，都一  
再地显示出陈强华已走向人  
生的转折点。他清楚地意会  
到这种转变：

我天生的多疑  
最终发现  
其实曲折穿过  
从一个出口  
转入  
另一个入口

《地下道》

5.

在创作方面，陈强华发  
觉自己的要求趋势转向追求  
温和、稳定和温馨的东西，  
不再像从前那样晦涩，稀奇  
古怪地要做令人惊奇的东西  
了（《青梳小站系列17》）  
。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深入了  
解这一点：

这些往事的确也老去了  
昨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  
停驻在拐弯处  
我穿着童年的雨衣  
到草丛去乱嚷  
烟雾里坚挺的大鸟

飞翔  
划过

《翻阅旧作》

台湾的现代诗深受欧美  
文学运动的影响，许多诗人  
极言存在，荒谬、虚无，变  
其本而加其厉（注一）。这  
对八十年代初期到台湾留  
学的陈强华难免受其影响，  
年轻的他随波逐流的涌向  
晦涩的潮流是可理解的（昨  
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李  
弦在《化装舞会》的序言曾  
这样描述陈强华的诗：文学  
家透过形象化的方式敏锐地  
表达这些文明之病，现代主  
义流行时期的现代诗对此极  
具兴趣。强华在一九八〇年  
前后就深受影响。

八十年前后，他是针对  
世界性的文明之病提出质疑  
和抗议；一九八五年后，他  
所质疑和呐喊的对象则是式  
微的民族权益和不平等的社  
会现象（我穿着童年的雨衣  
/到草丛去乱嚷）。

然而经过十馀年的摸索  
和尝试，他终于脱离了早期  
的晦涩和激辩，转向追求温  
和稳定和温馨的文体。如果  
说以往的爱暗藏着疯狂，如  
果说以往的每句不满都是  
爱；那么今天他的诗如同他  
的人生观，已经从一个出口

转入另一个入口。

我们可以从《体积庞大  
的梦》、《暴雨》、《摇篮  
曲》和《父亲》印证这一  
切。他采用了庄生梦蝶的手  
法，在《体积庞大的梦》中  
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学校画  
面。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  
为人师表者终日埋怨生活枯  
燥，唯有当一日和尚敲一日  
钟，然而陈强华在他的梦  
中，迎面迎来了一批朝阳，  
又送走一批阳光。这种迎向  
阳光的日子不但表现得踏  
实，而且温和；这种人生如  
梦，梦如人生的写法，既古  
典且参入永恒的价值。

如果说年少时候是不甘  
蛰伏的，是趾高气扬的；那  
么人到中年就是收敛的，是  
战战兢兢的。陈强华的诗随  
青春的流逝而有所转变，他  
不但在诗中透露内心的成  
长，更以不同内容的诗篇呈  
现温馨的风格及永恒的体裁  
和内容。

注（一）：《文学知识》杨牧。

# 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

## ——姚拓创作简论之一

1993年12月11日，  
第三届马华文学奖在吉隆坡  
揭晓，著名作家姚拓获此殊  
荣。评委们在《评审报告》  
中评介其“在个人文学创作  
上成就非凡，对推动马华文  
学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并  
“以豁达的胸襟与执着的爱  
护，栽培不少杰出的马华作  
家，使马华文学更具内涵，  
更富姿采，将马华文学的境  
界与地位提升至更高的层  
次”，因此，“可为写作界  
楷模”。

姚拓，本名姚天平，  
1922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巩  
县，1950年至香港，1957  
年移居马来西亚，历任马来  
西亚《学生周报》、《蕉  
风》杂志社社长、主编达  
30余年。他1950年开始文  
学创作，出版有小说集5  
种，散文集2种，戏剧集5  
种。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会  
长吴岸先生评论姚拓创作时  
曾说：“姚先生在文学语言  
与艺术手法上具有浓厚的华  
族民族特性。虽然他本身亦  
是现代文学的倡导者。”大  
马华文作协出版主任、著名

杂文家甄供先生在论及姚拓  
的文学生涯时也说：“姚拓  
虽然是马华现代文学的提倡  
者，但他的创作思想仍然是  
中国文学的传统。他的文学  
思想属于开放型，即不囿于  
一门一户之见，可以归纳和  
接受文学艺术各种不同样式  
的呈现……。”这些评述不  
约而同道出了姚拓创作的魅  
力所在：一种植根于中华传  
统而又呈开放型的内蕴。

姚拓曾自叙其散文集  
《美丽的童年》（马来西亚  
蕉风出版社1990年版）是  
“记下一点土包子的回  
忆”，以“能够在混浊的日  
子里，保有一点点乡下人的  
气质”（《美丽的童年·自  
序》）。姚拓生于中原之  
地，长于洛水之畔，那是一  
块“没有这块地方，真不知  
道中国的历史应该怎样写  
下去”（《美丽的童年·黄思  
骋序》）的土地，历朝建  
都，人杰地灵，内孕着无限  
深邃浩渺的河洛文化。然  
而近数百年来却又“风尘万  
里昏”。姚拓寄情于这片土  
地，并不只缘于浓郁的血缘

家族观念，更出于传统精神  
和人文内涵的渗透、濡染。  
且不论他的众多散文大多在  
家史身世的回顾中，把个人  
离愁、心灵乐园的追寻同民  
族历史遭遇揉合在一起而体  
现出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  
即便是原本擅长艺术虚构的  
小说，姚拓写的也“几乎百  
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真的故  
事，甚至写作时原稿中的名  
字都是真姓”，为的是“好  
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子  
孙们，多知道他的祖先们的  
实际生活，其中包括喜乐，悲  
伤或苦辣酸甜的滋味”（《姚拓小说选·再版序》，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2年再版）。这种近于纪实的小  
说笔法，更是以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态文化生命力为依归。

姚拓小说的背景大致分  
两类。《二表哥》（香港学  
生周报社1954年版）、《弯  
弯的岸壁》（香港友谊出版  
社1958年初版，马来西亚蕉  
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  
《四个结婚的故事》（马来

图 / 李文绚

文 / 黄万华





图书公司1961年版)、《五里凹之花》(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等4本小说集,其“故事的背景,多数是在中国”(《四个结婚的故事,再版序》);而《姚拓小说选》的“故事内容完全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在前一类小说中,姚拓的笔触表现出中国文化人伦相亲的醇厚意味。《四个结婚的故事》讲述了抗战末期云南驻军某连4个军人的战场和家庭生活。拿破仑型的王连长在大别山鏖战日寇时,打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竟一口气投掷了一百多枚手榴弹”,独身守住了阵地。但就是这么一

个硬汉子,成家后却“退役”同妻子卖桔子去了。一排长张德明虽也儿女情长,但抱着“日本人不走,我永不回家”的情怀不离疆场,最后撇下“等候了十余年,而新婚的妻子”,撒手人世。小说结束于“在人面前,我将说:‘我要学张德明!’”,但在我的心内,我却对我自己说:‘卖桔子去!’”,传递出一种包含有浓厚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生困惑和追求。人伦和谐的道德文化,历来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命脉的一种精神内核。身居异邦的姚拓,或是落笔于故国旧居风土人情的深情回忆,如《不哭——打

到你哭》写“丧父”、“葬父”乡俗礼仪中的至情真性;或是表现于对历史离乱造成的睽别家园生存环境的强烈否定,如《黑而亮的眼睛》写19岁的女孩司徒明离家流浪于广州、香港、新加坡的生涯;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内涵,都有着对人伦和谐关系的向往。但姚拓着墨最多的,仍是直接描写主人公身上那些体现亲亲敬爱、重义轻利等传统道德观念的品格。《五里凹之花》叙述了一段温婉动人的恋情。从军西南的“我”同五里凹村寨的小芳姑娘相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促成这段姻缘的是“我”的同乡勤务兵

阿塞。这个衣衫褴褛的穷汉子,冒险屡进五里凹,使“我”最后“智娶”小芳。“我”和小芳视他为再生恩人,但“他仍然是那么平静而安闲地笑着”,什么报答也不要。《丘陵上》则借“爸爸”和“阿旺伯”在风雪之夜的不同遭遇,道出了“乡下人”“帮助人,也帮了自己”的朴素人生观。当姚拓身居他国写下这些小说时,其心理世界追寻的指向是很明晰的,那便是对人伦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眷恋。

不过,这种对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的眷恋并未削弱作者的伦理思考。同30年代京派小说一些作者囿于保守的男性趣味来描写铸入伦理结构中的中国世俗历史有所不同,姚拓在那些中国大陆背景的小说中,写伦理现实而又超越了伦理眼界。《德中哥与德中嫂》称得上其中的震撼人心之作。“这样和气,这样爱说爱笑,而又这样喜欢孩子的德中哥与德中嫂,却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两口子当面彼此讲过一句话”,这谜一样的根由,“除了德中哥和德中嫂以外,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秘密,也许连上帝,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读者

仍能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缘由。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揭示男女主人公在无言剧痛中煎熬的心灵时,展示了积淀在乡村琐细生活俗务上的伦理情调,一种由零碎而又具体实在的“家长里短”构成的文化氛围。这种伦理情调、文化氛围一方面使家庭长幼有序、不乏温馨,另一方面却以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换取着家庭形态的平稳。这种家族文化中的伦理痛苦被作者表现得含蓄而又使人有切肤之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这对互相沉默了30年的夫妇向对方发出的第一声呼唤给了德中嫂。她在弥留之际,对德中哥竭尽全力迸出了一句话:“他……他……他表哥!你……你……你来了!”此时德中哥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大喊:‘我……我们……为啥……为啥不讲话……不早一点讲话……’。打破沉默的是德中嫂这一女性,足见作者在伦理思考视角上对传统男性趣味的突破,而他对伦理关系中两性关系的观察、也使他创作有可能切入人性、生命的深度。眷恋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沉醉其中,大概正是姚拓创作的文化心态。

从河洛之地走出来,而

又久居海外的姚拓,其小说描绘的是一种视野不断变动中的伦理文化,其中有血缘亲族的乡土情结,有同一祖先的文化认同感,也有更为广阔的,非地缘关系的人类相亲之情。《奇迹》写抗战胜利前夕,“我”在云南怒江畔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藏身坟茔中的日军重伤员黑木广良。“我”仇恨日军,欲手刃黑木。但黑木随身所藏的一家人照片感动了“我”;他的家人不也“日夜祈求着他平安归来”?“我”不仅未杀黑木,而且输血救活了他。20年后,黑木任职于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他每年同妻子一起为当地华裔病人输血两次,以“作为他们心灵上的补偿”。小说所描写的人伦之情、突破了地域、亲族之爱,升华到了一种人类相亲相爱的层面。但这种升华仍使人感到孕于河洛文化,因为“我”正是以一个中原之子的心灵来推及他人,而获得一种广阔的胸襟。

姚拓那些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小说,并不使人能感受多少异质文化的意味。这其中固然有东方文化圈内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仍是姚拓笔下的马来西亚华裔同样深深浸染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神，其中让人过目难忘的是显示了中华民族乐天天气质的幽默。

《姚拓小说选》中的12篇作品，几乎篇篇都带既缘于汉民族历史生活，也染有华侨身居异邦的现实境遇色彩的喜剧风格。《义务媒人》的诙谐幽默久为马华文坛称道。小说写“我”平生第一次做媒，为阿英表妹物色了一位意中人，小学教员夏大福。老夏的“吃苦耐劳”，“除非一百年前来马来西亚开天辟地的华人祖先们，才具有这种精神”。未料老夏未来的岳母金家阿姨慳吝刁钻，把女儿的出嫁当作摇钱树，再三施展“诡计”，不仅“逼得”老夏负债累累，得以完婚，还连累“我的太太全部典卖了她的首饰，用去了她所有积蓄——这是她多少年来在买菜时五分一角节省下来的”。小说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来，化解了小说情节中原本包含的激愤不平。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生动展示了老夏婚事的戏剧性、喜剧性和“我”在冷眼看世相中讽世自嘲的心态，而且在于它揭示了幽默何以成为作者的创作心态。姚拓的幽默，不仅来自于汉民族传统的智慧形态，如在历史久远

的政治专制威慑下形成的讽世玩世的幽默才能，更来自于他对百年来迁居东南亚的华裔久历艰辛而求解脱的集体心态的体悟。《义务媒人》中的老夏和“我”的太太，都特别被赋予了“吃苦耐劳”到了对自己“狠心”地步的品质，从中完全可以窥见华侨筚路蓝缕、开辟荆荒的历史。他们领略、承受着生活的沉重感，又力图在自娱娱人中求得解脱，幽默便是他们此时拥有的财富。

所以，姚拓创作中的幽默是有着自觉的美学追求的，他所写也许是平凡细微处的喜剧性，但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他嘲讽社会，调侃自我，同时也有着洞明世事后的温和。《保险生意》让人感受到了瞬息万变的都市商业气氛，领悟到了金钱主宰的现代人际关系，但“我”五做保险生意回回“破产”的自我调侃更让人领略到作者在挖掘生活和人性中的喜剧意味时的宽容体谅。《走死运的人》中的小说家周志奋以殉道者的精神用笔扬善惩恶，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而他被人误认“亡于车祸”却给他“遗属”的生活带来了戏剧性转机：报馆、书局以“死者已矣，生者何依”的募捐

呼吁来使出版物销路激增，倒也使周志奋的妻儿免除死于冻馁。当周志奋伤势痊愈出院时，尽管他“怀念他的太太和孩子们，但他想到这个意外之‘死’对他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时”，他独自出走东海岸渔村，在那里安然过余生了。小说对社会极尽讽刺之能事，而交织着凄凉的社会气氛，又不乏柔和、温煦的人物心理的结尾是有着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智慧的。至于《东床快婿》中，“我”用4年大学生涯的“缓兵之计”来斩断女儿佟华同花匠刘健风的情丝，反倒成全了他们天长地久的婚姻，其喜剧性行文间的暖意就更加浓郁了。

姚拓小说的幽默并非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相反倒有着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降头》用一种交织着滑稽和严肃感的笔调来写素芬、菁菁、志文两女一男间的恋情“悲剧”，降头师傅“捉鬼”以求破镜重圆的情节更增加了小说的戏谑意味。但这些并非让人物摆脱其所扮演角色引起的缺憾感，而求得心理补偿。小说一本正经地展开男女主人公近于荒唐的举止，又一本正经地结束于素芬、志文夫妇重归于好，菁菁也怀着“我

会活下去的，我欠了孩子们的债还没有还完”的心思出走他乡。苦中作乐的笔调中并无多少夕阳情调。其他如《九个字的情书》用简洁而不失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亲爱的不知名的小姐”和“亲爱的不知名的先生”恋情，男主人公那些使人哑然失笑的举止、心理，也使人感觉到满溢着生命活力；《职业病》在对教师“职业病”的自我调侃中抨击社会，呼唤爱心。姚拓小说对

生活的痴情，对生命活力的沉酣，使我们从一个艺术的角度体会到了东南亚华裔漂泊他乡而不失中华民族乐天天气质的历史。

如果说，对大陆作家的评析，过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多多少少会隐伏着视文学为“文化”载体而限制文学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和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开拓的危险，那么，对姚拓创作的评析，我仍不能不取民族文化的视角，因为姚拓创作让人

感到异常亲切的便是他在马来西亚那块土地上保存、传播着中原乡土气息，而这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姚拓创作的民族文化内涵还表现在语言特征、叙事视角等诸多方面，笔者还会在其他文章中一一论及。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蕉风  
订  
阅  
单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诗化的微型小说叙述文本

——小议于青的〈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文 / 刘海涛 图 / 王耀麟

于青长期从事诗和散文诗的创作，近来他忽然从诗坛抽回身，也试着写起微型小说来了。诗人来写微型小说可能会有一些新鲜的艺术感受，可能会出奇不意地提供令微型小说作家耳目一新的叙述文本。这篇《明天起你就来上课》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

作品有四节，前三节都用标题语：“明天起你就来上课”作结。这是一句很平常的生活语言，但是当它安置在作者创造的整个故事的艺术氛围里，它又是一句充满了温馨和憧憬的诗句。胡老师对叙述人“我”说：你把信交给吴先生，吴先生就会说明天起你就来上课。这是故事的起因，这句有深意的诗句第一次出现时从侧面给了读者一种这样的暗示：吴先生肯定是个诲人不倦、教艺卓拔的艺术大师。第二

节，叙述人插入了自己跟胡老师学古筝的经过，以及胡老师为什么要写信介绍自己去拜见、求教吴先生的叙述材料。这个插入对叙述人“我”的美好想象和迫切求师的心情作了一个自然合情的回答。叙述人想象了这样的情景：吴先生看信后会说：“明天起你就来上课”。我们读者的心理，也和叙述人一样，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兴奋。第三节是作品的高潮，也是故事突转的关键。吴先生原来是一个拇指、食指都少了一截的单身艺人。叙述人和读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叙述人的耳边出现了幻听：“明天起你就来上课”。但这一句关键性的作为“诗眼”的话语已涵着前二节里所没有的内涵。吴先生这模样能上课吗？吴先生怎样教学生？吴先生作为著名的

古筝老师怎会落到了这般地步？吴先生的断指里暗含了一个怎样的悲剧人生？……一句幻听，表面上看来是对头二节那句充满了温馨和希望话语的诘问，可是它此刻所涵盖的内容却绝不是一句简单的生活话语了。

三节的末尾都重复一句话语，但每一次的重复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随着故事的推进不断地增加新的内涵。很明显，这是作者将诗歌创作中常见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运用于微型小说创作而制造出的新颖的叙述文本。因为这三节的末尾都重复一句话语，每一节的叙述内容都围绕这一句话语来组织和提炼，于是便能巧妙地将这个本来是十分复杂的人生故事单纯化了，简洁化了。这完全符合微型小说叙述本文的规范。因为每一句重复的话语又随着故事

的推进不断地增加新的内涵，这将使每节叙述文本在有内涵新变的前提下出现由这个重复带来的艺术延宕。一个关键性的“诗眼”般的话语创造的艺术延宕，形成了新奇化、陌生化的叙述文本，它凝聚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又强化了作者在构思这篇作品时的叙述主旨。

这种诗化和新奇化正是作家在构思过程中所追求的境界和效果。

最后一节是被“遮掩”的叙述标示。在我看来，这一节内容同样不可忽略。叙述人想到的冰心的话与作品正面展开的关于吴先生的叙述材料毫无联系。但是它却导引了读者想象的方向和

通道。十年动乱中，像吴先生这样的遭受以摧毁艺人视为生命的手指的迫害实在是平常而普通的。尽管作者没有对吴先生的悲剧做一句正面的叙述，但是有这一段叙述标示却让不同的读者调动自己的经历和知识来推测他的身世，想像他过去的遭遇，判断他现在的处境。这种毫无联系的叙述跳跃制造了类似诗歌中的空白。作为一个成名的诗人，作者使用这个诗歌手法确实是轻车熟路的。

微型小说家林高认为“诗歌和微型小说两个文体是亲家”，他主张微型小说创作应该吸收诗歌的素养。诗人于青的微型小说创作证明了他的判断和推论。在中国大陆，也有一批是诗人出身的微型小说作家。何立伟、凌鼎年在创作微型小说之前，都曾经在诗歌创作有过出色的表现，这个现象，为我们思考微型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提供了很有意味的材料。



〈明天起你就来上课〉发表于蕉风 466 期



早在六十年代，欧美学者多已同意，文学批评理论已足以自立门户，成为一学科。在美国，冉森、布禄思、闻瑟等人所倡导的新批评理论不仅提供一套新的阅读术语与批评方法，树立了批评与分析的权威手段，更是教学典范，在巩固学院体制内的正统思想，专业主义与白人经典传统方面，实有大功。在英国，也有李维思及《细观》同人与新批评诸子隔洋唱和。

新批评之后，各种理论主义风起云涌，批评方法彼落此起，从新亚里斯多德学派、傅莱的神话或原型批评、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之后或同时盛行的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读者反应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解构思想等，其实各有

或同或异的系谱），可谓百花齐放。到了七、八十年代，理论的生产已取代了文本分析与诠释，成为学院里的显学。尽管批评家或学者从事教学、评论与注解，以分析与诠释文本为宗旨，使得纯粹的文本阅读继续存在，但新批评以降就文本论文的设论已受质疑与清算，而新批评健将视为谬误的意旨、效应早已被各家阅读理论（尤其是读者反应论与诠释学）推翻。纯粹文本阅读的篇章虽然继续有人发表与出版，但已沦为“高级作文”了。

六十年代中叶以后，美国学院派的新批评式文学批评理论霸业所建构的各种文类与典律，渐渐受到非传统学者的挑战。他们重新探索文本内外的种族、文化、历史、传统、性别等问题，试

图填补新批评与现代主义典律的种族、阶级、与性别真空。他们，指的不只是白人男性，还包括女性与黑人批评家。这批历经民权运动、妇运、与学运洗礼的非传统学者，在学院建制权力变动交替的牵移下，完成边缘性斗争与颠覆大业，成为新的知识当权派。

对他们——尤其是黑人、女性或其他少数族裔学者——而言，由于各族群的历史与经济发展不同，不先研究作者生平及社会或时代背景，而以西方（或白人/男性）的文化模子来观照他者的文学或艺术作品，简直是隔靴搔痒。更何况，少数族裔与弱势者的历史与文化在过去的种种文化霸权论述里不是被消音就是遭扭曲，要不然就是被视为东方风味的异国色彩，在在有待考掘

与匡正。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后现代现象已成常态（包括在亚太新兴国家），在女性主义与文化评论风起云涌之际，乃有少数族裔与后殖民论述出现。我们不妨说，当代的“西方理论”所思考的问题，或提供我们思考的课题，正是主体与主体性的建构。

上文提及美国文学理论思潮的若干流变，并未详论文学理论或批评和作品的关系。事实上，理论和作品渐行渐远，当代文学理论或批评家，已非席德尼·艾略忒、庞德、或彭沃伦那一辈创作与理论兼长的诗人，和理论关系密切的反而是哲学，或语言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甚至法律等其他学科。这种现象显然跟欧陆思潮大举登陆美国有关。六十年代引起结构主义风潮的人类学家李维·史陀与文化符号学家罗兰·巴忒法国大师，德希达、荷寇、拉甘、阿杜色，不消说，也是法国人。阿多诺、卞雅民、哈伯马思为德国人，巴赫汀则是俄国人，索绪尔为瑞士语言学家。这些人都不是文学家，亦非专搞文学批评。不过，欧陆的哲学传统使一般读者认为他们的理论



陈义过高或故弄玄虚，其中尤以德希达引爆的解构思想引起的争论最大。但这股来自欧陆的理论思潮，对传统定义的「纯文学」的造成的压力与冲击，也令人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理论？到底文学研究些什么等？

欧陆理论透过翻译、期刊、研讨会、或国际教育进（侵）入美国学界，美国遂成为西方理论的试练场与转口站。甚至我们挪用或论述西方理论时，很可能只是“美国的西方理论”。其实，亚太学界（主要是英文系）引介的西方理论，向来以美国为马首是瞻。不过，美国学界在转移欧陆理论时，已做了一番裁剪搬动，我们再转化之为亚洲的本土学术，表面上是回应国际学术潮流，以示不落人后，其实还是雾里看花居多。从后现代到后殖民，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摹拟、裁剪或搬动，

为何摹拟，为什么这般裁剪搬动，我们显然不是很清楚。固然每次我们有人在抓住“美国的西方理论”潮流尾巴时，本土学术界也受惠匪浅，国内的研讨会也有新的议题，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我们的主体为何，主体性如何建构，还是在“繙异”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早已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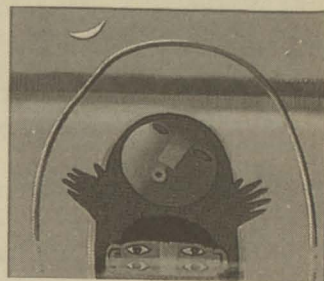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 西方理论的反思





# 方兴未艾的小小说

## ——中国当代小小说文坛扫描

文 / 凌鼎年 图 / 孔维克

海外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坛将是小小说风行的世纪。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失之偏颇乃至武断，但小小说这种文体正在崛起，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这却是谁也无法抹杀的事

实。

不必讳言，当今文坛甚为疲软，纯文学刊物或曰严肃刊物的订数大幅度下跌，有些曾一度如日中天的文学刊物，从当年高峰时的一二百万发行量跌到几万份，甚

至更惨，令人寒心。据说有的市级文学刊物已几乎没有固定订户，干脆每期印一二千份，赠送赠送，聊以自慰而已。

九五年纯文学刊物的订数虽有所反弹，但与当年的

辉煌相比，仍不能同日而语。但在纯文学普遍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小小说（或曰微型小说）却一花独秀，焕发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像河南郑州的《小小说选刊》九四年发行突破二十万大关。九五年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后，订数竟没有下降，等于一本杂志变成了两本杂志。目前月发行近四十万份，雄踞全国纯文学刊物之首。像江西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九四年改双月刊为月刊后，订数也没有下降。九五年已达到18万多的发行量。天津的《小说月报》以前只选载短篇与中篇小说，从九三年起增辟了“微型小说”栏目，评奖时还把微型小说列入评奖范围内。九三年底创办的《中国文学》（中文版），开张伊始，就推出了“小小说作品”专栏，看来已成了固定栏目。放眼近几年的文坛，各类文学体裁征文中，最热闹的是小小说（微型小说）征文。征文之频繁，参赛人数之多，都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的。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说明：小小说这种文体乃朝阳文体，有着强大的读者基础，将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劲生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青睐。可以这样说，经过《小说界》《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

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金陵微型小说学会的发现、培养、扶植、宣传，一大批小小说作家已逐步成长起来，并开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群体。

## 1. 小小说的历史回顾

小小说这种文体的走红是最近十年来的事，但追溯历史，这种文体其实古已有之。最早的源头可寻到《山海经》，在以后的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小说，唐宋佛教文学，明清笔记小说中都有小小说的踪影。具体点说像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都有小小说的架构，甚至在《战国策》《庄子》《孟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也有雏形。有不少成语，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小小说呢。到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比较明显了。只是古时无人专门提倡之。二十世纪初叶，吴研人、包天笑等人写过小小说；民国初年，周瘦鹃、恽铁樵等作家也写过小小说。“五·四”后鲁迅、郭沫若、王任叔、郁达夫、冰心等名家都写过不足千字的精神小说。“左联”时期，出现过“小小的

短篇”、“墙头小说”，茅盾、老舍、沈从文、臧克家、叶紫、蒋光慈、靳以等作家都有过这类作品发表。到了五十年代，当时的《天津文学》前身《新港》文学月刊提倡过小小说。老舍写过《多写小小说》，茅盾写过《一鸣惊人的小小说》等文章，赞扬与倡导这种文体。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当年也写过小小说作品。像万国儒、申跃中等一批作家，红过一阵，文坛也为此热闹过一阵，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作品本身的某些局限，未能产生一系列被历史承认的名家名作，也就未形成气候。

1981年上海的《小说界》首次打出了“微型小说”这个名称，并开辟了“微型小说”这个栏目。这在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上，是全国第一家。以此为楔机，江曾培、凌焕新、许世杰等有识之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倡导这种文体。之后，微型小说这种文体逐渐红火起来。

1982年1—7月，《北京晚报》举办了“一分钟小说征文”，许世杰的《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与吴金良的《醉人的春夜》等获奖。

1982年10月，郑州的《百花园》编发了新时期以



来全国第一个小小说作品专号，成为全国较早倡导小小说的文学刊物之一。

1984年，《中国微型小说选刊》在江西南昌创办。

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1984年中国小说年鉴》。这十卷本读到的人也许不多，但在小小说发展上有其特殊意义。因为由许世杰选编的微型小说首次被当作独立的品种自成一卷。也就是说，文坛从那时起，承认了微型小说是一种自成一体文学新体裁。

1985年4月，上海《小说界》举办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

1985年元月，《小小说选刊》在河南郑州创办。从此，在中州大地形成了以《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为阵地的又一中心。

1985年4月，当时的《中国微型小说选刊》在北京举行“繁荣微型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了北京不少著名作家，评论家与首都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对微型小说这种文体作了充分肯定。

1985年5月，《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千字文小说征文”揭晓，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拔了头筹。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小小说界

的位置。

1986年4月，《百花园》杂志社在郑州召开了小小说创作与发展座谈会，并提出了小小说走向世界的意见。

1987年，南京《青春》设立“人间漫记”专栏，刊登微型纪实类作品。

1987年始，《小小说选刊》每两年评论一次全国优秀小小说作品奖和责任编辑奖。至第二届起增设提名奖。至九四年，已评选了四届，迄今已有四十位作家的四十篇作品获优秀奖，四十位原刊责任编辑获优秀编辑奖，尚有三十位作家的三十篇作品获提名奖。

1987年下半年，青春微型文学创作研究会在南京成立，斯群为会长。

1987年12月至88年10月，《小说界》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先后培养、推出了邓开善、路东之、朱士奇等微型小说作家。

1988年8月，邓开善的《太阳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小小说个人专集。

1990年5月，《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在大别山汤泉池召开全国小小说创作笔会暨理论研讨会。提出了培养我国新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的设想。

1991年1月，由斯群主编的《人间漫记——青春微型文学丛书》出版，这是我国当代第一本当代微型纪实文学作品专集。

1992年6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在上海成立。上海为学会驻地。

1992年12月，金陵微型小说学会在南京成立。南京为学会驻地。

1993年5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微型小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1993年5月至1994年4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等发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征文。

1994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1995年元月，《百花园》杂志社在郑州召开《小小说选刊》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郑州小小说学会成立，并召开小小说理论研讨会。

## 2. 小小说的倡导者

一种文体的崛起与发展，一般除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外，还需有人倡导（即组织者）与一大批实践者（即

作家）为之努力，甘作基石。

就客观历史条件而言，小小说这种文体是应运而生。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再不是八个样戏的文化禁锢年代了。随着彩电的普及，随着录像机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卡拉OK、KTV的盛行，随着舞厅、夜总会的遍地开花，大批文学读者被分流了。纯文学阵地的萎缩是一种历史的走向，特别是现代快节奏生活对人们旧有生活习惯的冲击，逼迫着文学的节奏也必须加快。人们已很少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叶那些贵族小姐太太们的闲情逸致，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读一篇长篇小说，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或喜或忧。尽管写长篇的作家越来越多，写长篇的作家的名声与社会地位等也远比小小说的作家要高得多，但毋庸讳言，读长篇的读者日益减少，这毕竟是不能不正视的事实。在紧张的现代生活条件下，在繁忙的八小时之余，人们有理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精短文学作品，于是小小说这种文体有了其发展的土壤与外部条件。

江曾培、凌焕新、许世杰、王保民、李春林、斯群、杨晓敏、邢可、郑允钦

等人正是正确地把握了这种历史需求，先后站出来积极倡导小小说（微型小说）这种文体，做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使小小说（微型小说）在八十年代开始热了起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以至文坛不得不对这种“文学的最少年”（柯灵语）刮目相看，并逐渐承认之，接纳之，使之与长篇、中篇、短篇一起并列于小说四大家族之中。

尽管至今有人对小小说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甚至有人不屑一顾，但小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势头之好，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3. 小小说作家队伍

小小说这种文体在短短十年中，能发展到如此规模，与一大批小说名家支持、参与小小说创作分不开的。像著名老作家冰心、林斤澜、汪曾祺、王蒙、从维熙、高晓生、周克芹、刘绍棠、苏叔阳、鲍昌、孟伟哉、赵大年、浩然、海笑、顾工，与中青年小说名家冯骥才、刘心武、蒋子龙、谌容、贾平凹、史铁生、梁晓声、陈建功、刘震云、郑万

隆、何立伟、航鹰、叶文玲、陈国凯、范小青、毕淑敏、母国政、魏继新、冯荃植、杨东明、陈丹燕、中杰英、刘兆林、谢友鄞、沙叶新、唐栋、韩石山、焦祖尧、贺景文等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写过小小说，当然，他们只是客串性质，或只是偶然试笔而已，但客观上，对提高小小说的位品、层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形中为小小说推波助澜，扩大了小小说的知名度。

根据中国大陆目前所出版的各种小小说（微型小说）选本，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的小小说作品统计与分析，其名字出现频率较高被各报刊转载、选载作品较多，其作品时有获奖，被评论的小小说作家约有二百多位，这些作家几乎清一色是业余作家，但他们成了中国大陆当代小小说文坛的基本力量。至于爱好小小说创作的业余作者与文学青年，恐怕要以千以万来计算。

从目前中国大陆小小说作家队伍的构成来看，已有所成绩，成名成家的基本上是四十岁上下的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不少已是省作协会员，有一定知名度的有许行、白小易、生晓清、刘国芳、孙方友、王奎山、邢可、吴金良、沙黼农、沈祖连、张记



书、司玉笙、谢志强、曹乃谦、刘连群、曹德权、邓开善、邵宝健、于德北、木桦、胡尔朴、唐训华、雨瑞、程世伟、濮本林、林如求、林荣芝、文牧、修祥明、廖怀明、袁炳发、胡尔朴、滕刚、凌鼎年等。

就其职业来说，这些作家多数是文学刊物、报纸副刊、电台、电视台的编辑，以及在文联、文化局、群艺馆、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政府机关或各公司各企业的文秘人员。工矿与农村的投稿者大部分属小小说爱好者。

从性别来说，有一定知名度的女性小小说作家仅郭昕、徐平、王丽萍、庞颖洁、张子影、何蔚萍、马月霞等不多几个。小小说文坛几乎是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与当今中国大陆文坛阴盛阳衰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而台湾宝岛写小小说出名的女性作家却多于男性作家，海峡两岸的这种差异，实在是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近年，小小说文坛有一批新人冒出来，如汝荣兴、冯曙光、郑洪杰、李江、尹全生、徐习军、陈武、刘平、申平、戴涛、薛涛、唐银生、展静、雪火、沈宏、今声、喊雷、马宝山、喻耀辉、裴立新、牧毫、倪宏

伟、冰竹、缪益鹏等，势头都不错，形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可喜现象。

在当代小小说作家中，长春的许行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一位老作家，许老曾担任过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过两本诗集，两本短篇小说集。近几年，他对小小说这种文体发生了兴趣，且出手不凡，其作品《立正》、《抻面条》等颇受好评。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了小小说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已先后出版过《野玫瑰》《苦涩的黄昏》《情书曲》《许行小小说选评》等小小说集子，成为小小说文坛的一棵不老松。沈阳的白小易是小小说文坛成名最早的作家，提起小小说，就会想到白小易，他曾办过小小说创作函授班，一度对小小说创作热情甚高。近两年他写其他体裁多了，写小小说少了，但由于他的小小说作品层次较高，仍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在小小说文坛，江苏太仓的凌鼎年起步不是最早，大约88年开始转向以小小说创作为主。这几年发表了二百多万字作品，出版了《再年轻一次》《秘密》《水淼淼》等六本个人专集，其小小说作品除了在国内的赛事中数十次获奖外，还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

本、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报刊接连发表，在海外也有一点知名度，并且是小小说文坛热情最高的作家之一。江西抚州的刘国芳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小说专业户，翻翻全国各地的报刊，不管大报小刊，小报小刊，几乎都有过刘国芳的小小说作品，堪称小小说作家中的“写作机器”。他也是小小说作家中自信力最强，最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一位作家。据悉他的第二本小小说《黑蝴蝶》也即将出版。江苏泰州的生晓清出版过《生晓清精短小说集》《微型小说佳篇赏析》《今夜零点地震》《幽默小说选》等，是小小说作家理论功底较好，成名较早的一位作家。虽然一度由于种种原因，沉寂了两年，最近又“重出江湖”，再度操练起小小说来。河北邯郸的张记书，在出版了《怪梦》《醉梦》《春梦》，主编了《真梦》后，又做起了当小小说编辑的梦，他白手起家创办了《小小说月报》推出了不少小小说佳作，还推出不少小小说新人，即他称之为的第二代小小说作家。河南孙方友在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同时，兼顾小小说创作，其陈州系列传奇一路，颇受读者欢迎，其作品以质取胜，故频频获奖。北京的吴金良调报社编

副刊后，编辑之余，不忘他钟情的小小说，时有佳作问世。广西钦州的沈祖连半下海后，竟然能做到发财、创作两不误，其“三岔口小小说系列”时有续篇发表，他在出版了《蜜月第三天》《粉红色的信笺》《邀舞者》后，又将推出一本小小说选本：南京的沙屯农以其特有的幽默在小小说作家队伍中独树一帜。浙江余姚的谢志强后劲十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令人刮目相看。四川自贡的曹德权很有创作潜质，是个实力派作家，其作品颇耐人咀嚼，曾连续三次在《小小说选刊》获奖，殊属不易。河南的王奎山以其厚实的生活底子写生活的原生态，作品扎实而有底蕴。是个被编辑看好的作家。江苏江都的滕刚曾就读于北大作家班，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与众不同，其作品以荒诞、怪异的内容，黑色幽默、魔幻写作手法等等而打上明显的个人印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省市小小说创作的发展很不平衡，江苏、四川、河南小小说作家以及小小说业余爱好者较多，尤其是江苏，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小小说作家群，光出版过小小说集子的就有凌鼎年、生晓清、沙屯农、胡永其、于伯生、喻

耀辉、滕刚、郑洪杰、徐习军、陈武、张文宝、刘放、刘庆宝、李波、碧水、范继平、杨祥生、葛玉莹、徐光灿、罗平、赵立源、李柏暇等二十多人。汤祥龙的微型小说获过《小说月刊》的第五届“百花奖”；凌鼎年、章海生获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二等奖；史永平、徐志仑获过三等奖。江苏经常发表小小说作品的还可报出石花雨、荆歌、万芊、徐社文、夏春华、张国志、相裕亭、王大经、星天等不少作家名字。

据说全国各省市中，山东、河南、河北订阅小小说（微型小说）报刊的读者最多。

相比较而言，西藏、青海等省市小小说创作量比较薄弱，在目前国内出的各种小小说选本中，极少收有西藏的小小说作品。

令人不解的是上海这个大都市，其他文学体裁都人才济济，唯写小小说的作家、作者不多。常写的只戴涛、徐慧芬、高低等不多几位。

著名小小说理论家刘海涛副教授发现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写小小说的都屈指可数。一些有所成绩的小小说作家多数居住生活于中小城市，这现象是偶然性呢，还是带有必然性，值得

探讨。

## 4. 小小说个人专集、丛书与选本

据笔者了解、掌握的情况看，目前中国大陆出版过三本以上小小说集子的有许行、凌鼎年、生晓清、沈祖连、张记书等；出版过两本小小说集子的有白小易、孙方友、沙屯农、刑可、胡永其等；正在出第二本的有刘国芳、邓开善、谢志强、胡尔朴、喻耀辉、赵冬、焦耐芳、滕刚等；出版过一本小小说集子的就较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吴金良、王奎山、曹乃谦、刘连群、濮本林、雨瑞、程世伟、林如求、文牧、墨白、唐训华、邵宝健、于伯生、木桦、浩歌、李刚、孙浩东、李江、唐银生、戴涛、汝荣兴、郑洪杰、徐习军、陈武、张文宝、何百源、茨园、李义春、今声、央泽、刘庆宝、碧水、张绍碧、曹立德、白旭初、田洪波、白凡、高宽、徐光灿、庄杰孝、刘放、蔡良基、谢必中、李波、窦维政、葛玉莹、马新亭、马超



球、符浩勇、郑华、梁慧玲、朱广世、龚祥忠、刘丙文等。正在出第一本小小说集子的有于德北、杨进、张国志、邓开衡、汤红玲等。正在寻找机会，准备出版第一本小小说集子的据说还有相当人数呢。当然，挂一漏万，笔者不掌握情况未能统计进去的必不少。

这些出集的作家，年龄最大的是许行，今年72岁，年龄最小的是梁惠玲，只有21岁。

小小说丛书有王保民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一辑收了孙方友、吴金良、刘国芳、凌鼎年等九位作家的个人专集，以及《那团云雾——1985年—1988年全国优秀小小说赏析》（1991年4月出版），印数都超过一万五千册，因供不应求，92年又印了第二版。第二辑收录了许行、生晓清、沙屯农、张记书、邵宝健等十位作家的集子，1992年9月出版。第三辑收录了邓开善、胡尔朴、喻耀辉、赵冬等十人的集子，大约九五年三月正式出版。

金陵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郭迅与副秘书长凌鼎年合作主编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十家精品集》，收录了谢志强、胡尔朴、滕刚、曹德权等十位作家的集子，1994

年5月由中国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继编印这套丛书后，两人又合作主编了《当代微型小说精品集》，收录了汝荣兴、蔡良基、刘放等12人的集子，1994年10月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选本就比较多了，五十年代曾出版过多本小小说选本，六十年代只《新港》编过一本《小小说选》，七十年代是空白，八十年代起又多起来了，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微型小说选》。从83年至87年，由凌焕新教授主编的《微型小说选》（1—9）共九本选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由生晓清主编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精萃》（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92年5月又出版了《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精萃》（中）；92年11月生晓清主编的《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家代表作》，由香港神州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白小易主编的《中国微型小说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92年10月斯群主编的《人间漫记——优秀微型小说选》由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出版。近年影响较大的选本有《洛阳日报》编的《一拖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佳作精选》（1993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金萍

编的《微型小说精品》（1994年4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由金锐、刘勇主编的《当代小小说作家代表作》（1993年1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王大凡选编的《青春·爱情小小说选粹》（1994年9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四川《青年作家》杂志社编的《第一届袖珍小说全国大奖赛作品选》1994年11月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由杨晓敏、郭昕主编的《最新小小说精品》分《爱情篇》《军旅篇》《幽默篇》《传奇篇》四卷，1994年10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编的《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1994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郭迅、凌鼎年主编的《星星闪亮》微型小说集，已付梓，将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 5. 小小说的名称与字数框限

由于小小说这种文体短小精悍，便于版面安排，受到编辑与读者两方面的欢

迎。大部分报纸或多或少发一些小小说作品，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应该说这是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首先是体裁的名称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有小小说、微型小说、精短小说、袖珍小说、极短篇、一分钟小说、五分钟小说、一袋烟小说、口袋小说、迷你小说、焦点小说、瞳孔小说、瞬间小说、拇指小说、微信息小说、短中短、超微型、一句话小说、掌上小说、掌中小说、掌篇小说、微篇小说、花边小说、千字小说、百字小说等等，等等，五花八门，有读者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但至今殊难统一。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两种较有影响的名称，一曰小小说；一曰微型小说。小小说这名称，是欧美的叫法，直译于英文，老舍、茅盾等大家肯定过。且郑州的《小小说选刊》发行量大，影响也大，已有相当的读者基础。江曾培，凌焕新等名家力主叫“微型小说”。九二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团体也叫中国微型小说学，很有点正宗的味道。且各地相继已成立与将成立的团体多数叫微型小说学会。将来是否统一为一种名称，或者两种叫法并存，看来这不是靠哪个说了算的，

也不是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只能顺其发展。从目前来看，北方报刊叫小小说的多，南方报刊偏向称微型小说。

关于小小说的字数问题，以江曾培为首的微型小说派，主张微型小说一般不超过一千字，最多1200字。《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则认为2500字以内的作品都可以纳入小小说范畴。九五年元月在郑州召开的《小小说选刊》创刊十周年纪念会上，主编杨晓敏根据各地报刊选发作品的情况，对字数框限有所修正，认为小小说的字数在1500字左右为妥。这与94年底在新加坡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的讨论结果是相一致的。各国学者与微型小说作家也倾向于1500字的大致框限。

## 6. 小小说的发表园地

目前，中国大陆专发小小说的刊物有郑州的《百花园小小说世界》，发行量为二万多，邢可为主编，李运义为副主编，另有河北邯郸文联办的《小小说月报》，张记书为执行主编。据说发行量在3至5万份之间（以

零售为主）。石家庄的袖珍经济文学创研会办了份《袖珍文学》，由央泽主编，聘请了刘海涛、凌鼎年、沈祖连、胡永其等为特约编辑。以刊发文学青年作品为主。虽说名家作品不多，但作者面很宽，有自己的读者群。已举办过多次袖珍文学作品大赛。

八十年代时，黑龙江的双鸭山市有份《小小说》杂志，浙江金华市有份《三月》，专发行小小说，后来在八七、八八年的报刊调整中先后停刊。

长春有过一份《精短小说报》，王也主编，红火过一阵，后改为《小说报》，以发通俗文学为主，八九年后，改为《小说月刊》，尽管每期都发几篇精短小说作品，但毕竟阵地大大缩小了。

金陵微型小说学会有份金陵微型小说报，因经济原因，出版不很正常。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后，编辑过一份会刊，报刊型对开四版，出过两期，但由于全国报刊号控制甚严，刊号迟迟不批下来，只好暂停出版，学会正在积极想其他办法。

目前，发行量大，影响大的是《小小说选刊》与《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九五年改为半月



刊，杨晓敏为主编，郭昕为副主编。《微型小说选刊》为月刊。李春林为主编，郑允钦为执行主编。《微型小说选刊》除选发已发表的佳作外，还辟有一块创作园地，每期可发3至5篇创作稿。

据说许世杰一直在为创办《世界华文微型小说选刊》而努力，但可能刊号问题，迟迟未见创刊。

除了这些专门发表小小说（微型小说）作品的报刊外，其他发小小说作品的园地也在逐年扩大。许多大型刊物，或名牌刊物前几年对小小说往往不屑一顾，现在也多数开始为小小说提供一席之地。最早发微型小说作品是上海的《小说界》；湖北的《当代作家》也有小小说栏目，还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性的小小说征文，连办了四届。目前，大型刊物有北京的《中国作家》《当代》，解放军的《昆仑》、天津的《小说家》、江苏的《钟山》、广东的《花城》、河南的《莽原》、河北的《长城》、浙江的《江南》、安徽的《清明》、新疆的《绿洲》等偶尔也发一些小小说精品。只是像《收获》等名牌刊物不对作品标小小说名称而已。文学月刊中，《北京文学》九〇年第十期集中推出过陈绍谦小小说 25

篇，《文艺报》等不少报刊还为此发过消息，对作品也发过评论。《天津文学》《春风小说半月刊》《写作》等经常不断地推出小小说作品。《萌芽》从九三年起开辟了微型小说栏目。四川的《青年作家》其固定栏目叫“袖珍文学”、辽宁的《芒种》叫“美的一瞬间”、大连的《海燕》叫“超短篇”、吉林市的《短篇小说》叫“短中短”、《四川文学》叫千字文。不定期发小小说的还有《雨花》《青春》《北方文学》《南方文学》《东海》《作家》《青年文学》《解放军文艺》《小说林》《大时代文学》《山东文学》《福建文学》《山西文学》《花溪》《芳草》《长江文艺》《飞天》《朔方》《特区文学》《中国校园文学》等。市一级刊物常发小小说的有《文学港》《青岛文学》《蓼花》《野草》《厦门文学》《翠苑》《金山》《连云港文学》《喜剧世界》《三月风》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学刊物。至于发小小说的报纸就更多了，可说是举不胜举，据笔者了解到的，经常发小小说的报纸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学报》《作家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长江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郑州晚报》《海口晚

报》《福州晚报》《春城晚报》《福建经济报》《山东工人报》《江苏工人报》《南京日报》《洛阳日报》《镇江日报》《闽北日报》等。像《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解放日报》等这样的大报，有时也能为小小说提供版面。像煤炭、石油、铁道等行业的企业报，几乎没有不发小小说的，还常举行小小说征文、讲座、笔会等。

## 7. 小小说学会情况

小小说的繁荣，需要有一帮肯牺牲自己利益的热心人来做大量具体的琐碎的工作，以便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游兵散勇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绳。1989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牵头，联合了《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解放日报》《文学报》《北京晚报》等八家热心倡导微型小说学会筹委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经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同意，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九二年六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领导班

子。选举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江曾培先生为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凌焕新教授、当时的《小小说选刊》主编王保民为副会长、《小说界》常务副主席郑宗培为秘书长，《小说界》编辑徐如麒、《北京晚报》副刊编辑魏为副秘书长，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其中邓开善、这连群、沈祖连、凌鼎年四位小小说作家当选为理事，宣告了国家级的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正式成立。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目前拥有300多名会员。

除了全国性的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以外，区域性的微型小说学会也相继成立了几个。其中江苏的金陵微型小说学会组织最健全，活动最频繁。该学会1992年底在南京成立，以原《青春》的中国微型文学研究会会员为主要骨干。凌焕新教授与斯群为会长，郭迅为秘书长，凌鼎年、沙黾农、生晓清、胡永其为副秘书长，并创办了学会的经济实体南京鑫利通商社，创办了《金陵微型小说报》。

金陵微型小说学会成立后，于九三年五月在南京承办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增补了许行、邢可、刘国芳、沙黾农等人为理事。

金陵微型小说学会主办过连云港笔会、高邮会议等一系列活动。

另外，四川成立了成都微型小说学会，由成都大学的赵海谦任会长。四川的自贡市也由1993年11月成立了自贡市微型小说学会，曹德权任会长。这个学会有自己的经济实体藉此实力创办了《微型文学报》，搞得红红火火，对开四版，套红印刷，每月一期，已出版了十期，每期推出两位小小说名家，组织了当代小小说的反思与省悟的讨论，由于其信息量大，版面活跃，稿子有质量，深受读者欢迎。

目前，四川省微型小说学会也在积极筹备之中，可望在九五年正式成立。

据了解，新疆的胡尔朴、唐训华等对小小说有兴趣的作家也正在策划成立新疆微型小说学会。浙江也在酝酿成立浙江省小小说学会，将由《东海》杂志牵头。

地方性，自发性组织的小小说学会还有不少，活动较正常的有89年元月由杨进牵头成立的湖北安陆市小小说创作协会等。从中也可以看出小小说（微型小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 8. 小小说征

# 文与世界 华文微型 小说大赛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各报刊的各类文学征文极是热闹，有长篇、中篇、短篇征文，有散文，散文诗征文，有诗歌征文，有杂文征文，但在各类征文中，小小说（微型小说）征文可说是征文之最——征文次数多，参赛人数多，发表参赛作品多。地方性，区域性的小小说征文几乎每月都有。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小说界》自八三年起举办的第一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大奖赛。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自199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小小说征文大奖赛，湖北的《当代作家》也举办过四届全国小小说大奖赛。1987年南京《青春》举办首届中国微型纪实文学大奖赛，王蒙等名家参加征文并获奖。《青年作家》《西湖》《文学港》《蜀南文学》《写作》《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北京晚报》《新华日报》等不少有影响的大报大刊都举行过小小说大赛，推出了一大批精品佳作，培



养了一批小小说作家。

目前《微型小说选刊》决定从1995年元月到年底举办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征文大奖赛。江苏的《新华日报》也正在举行“双沟杯”微型小说征文。金陵微型小说学会正与《南京日报》从1994年12月—1995年5月联合举办“康吉尔”杯微型小说征文。

在历次小小说征文活动中，始于1993年5月1日的“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可以认为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学作品征文活动。这次征文，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牵头，与新加坡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英国华文作家协会，荷比卢华文作家协会，香港作家联合会及春兰（集团）公司主办，海内外参加联办的报刊甚多，中国有《小说界》《萌芽》《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文学报》《上海侨报》《宝钢日报》《人民警察》《芒种》《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月报》《北京晚报》《野草》《羊城晚报》《福州晚报》《春城晚报》《海口晚报》《南昌晚报》《呼和浩特晚报》《新华日报》《洛阳日报》《镇江日报》以及上海

文艺出版社等，海外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微型小说季刊》，泰国的《新中原报》，美国的《中外论谈》等数十家报刊。这次大赛还组织了权威性的组委会，由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冰心、夏征农、施蛰存、萧乾等担任顾问，由著名老作家柯灵任大赛组委会主任。并聘请了柯灵、江曾培、凌焕新、汪曾祺、孙颙、黄孟文（新加坡）、司马攻（泰国）等名家担任评委。这次征文历时一年，收到了新、马、泰、港、澳、台，菲律宾、印尼、汶莱、荷兰、比利时、美国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数万篇作品，光中国的《洛阳日报》就收到12000多篇作品，刊登了240篇。这次大赛海内外参赛报刊共选发了二千多篇作品。经初评委从各国各报刊送来的三百篇获奖候选篇目中评出41篇优秀作品，再交八位终评委打分评选。

一等奖为3分，二等奖为2分，三等奖为1分。按事先商定的规定，八位评委的打分总和必须超过18分，才能有资格获一等奖，否则宁缺毋滥。由于41篇作品没有一篇超过18分的，所以这次大赛一等奖空缺，最后评出比利时章平、新加坡连秀、中国章海生、张焰铎、修祥明、沙叶新、

凌鼎年、周锐，香港的杜毅等九人的作品为二等奖，许行、吴金良、徐慧芬、王明义与泰国的陈大超，马来西亚的李国七等14人获三等奖，另有中国的顾工、韩石山、白小易、沈祖连、谢志强、刘连群、袁炳发、林如求、刘国芳、汝荣兴、裴立新、戴涛，美国的王渝，荷兰的池莲子，香港的骆宾路，奥地利的俞力工，马来西亚的FAYE JONG，新加坡的张挥、南子、彭跃建，泰国的黎毅、曾心、晓云、诗雨等94人获鼓励奖。评奖后，于1994年9月28日假上海衡山宾馆举行了颁奖大会与新闻发布会。上海市文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有关领导和知名人士夏征农、陈沂、徐俊西、孙颙、李伦新、叶辛、赵长天、柯灵、白桦、江曾培，与新加坡作协会长黄孟文博士，夫人陈华淑、荷比卢华人写作学会会长林湄女士，以及获奖作者代表沙叶新、凌鼎年、修祥明、徐慧芬，香港的杜毅女士等一百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大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赛人员之众，参赛作品之多，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对推进世界各国华文微型小说走向整合，对推动各国华文微型小说的繁荣，起了极大的作用，意

义非凡。

## 9. 小小说笔会、研讨会与作品讨论会

中国古代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到了当代，又有了“文人宜散不宜聚”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说，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毕竟还是需要交流、切磋的。

最早而又最有影响的小小说笔会与研讨会可能是九〇年五月，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在中国河南大别山的汤泉池召开的“首届全国小小说笔会暨理论研讨会”。当时，王保民、杨晓敏、李运义、金锐等编辑以其伯乐般的眼光从各地大量作者中精选了许世杰、生晓清、沙龟农、吴金良、司玉笙、曹乃谦、邢可、郭昕、孙方友、凌鼎年、沈祖连、刘国芳、刘连群、张记书、王奎山、谢志强、雨瑞、程世伟、滕刚、高铁军等二十位有创作潜质有培养前途的业余作者，欢聚一堂，开了一次笔会，并对小小说进行了一次研讨。当时

王保民在会上提出了培养中国新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队伍的设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这次笔会对后来的小小说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批后来被誉为中国新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的二十位业余作者，在以后的几年里，都在小小说文坛大显身手，真正成了中国大陆当代小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这二十位作者除个别的近年写得不多，大部分作家创作不辍，精品迭出，以各自的创作实绩，为小小说的繁荣推波助澜。

1992年5月，由凌鼎年牵头，由江苏省作协、苏州市作协出面，在江苏的苏州市，召开了“江苏省小小说创作研讨会”。著名作家高晓声、范小青与省作协俞胶东、刘静生、薛冰以及《小说界》徐如麒，《百花园》李运义，《小小说选刊》王大凡等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小小说作家有凌鼎年、生晓清、沙龟农、胡永其、滕刚、于伯生、喻耀辉、郑洪杰、张国志、刘放、孙荣昌等十多人。这次会议对促进江苏小小说作家群的形成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1993年9月底10月初由郭迅、凌鼎年、徐刁军策划，以金陵微型小说学会的名义，在连云港召开了“连

云港金秋笔会”，凌焕新教授以及来自全国15个省的58名作家，业余作家参加了这次笔会。笔会上凌焕新教授、凌鼎年、张记书分别讲了课。大家还就小小说创作进行了畅谈。

1995年元月，郑州小小说学会正式成立，并假郑州嵩山宾馆召开了小小说理论研讨会，《百花园》的邢可、李运义、金锐，《小小说选刊》的杨晓敏、郭昕、王大凡，《春风》的史佳丽，《东海》的鲍文清，《文学报》的徐春萍与小小说名家许行、孙方友、王奎山、生晓清、刘国芳、曹德权、墨白、司玉笙、凌鼎年等二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就小小说作家应有精品意识达成了共识。

从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召开作家作品讨论会的渐渐多了起来，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各种文体的作品讨论会都有，相比起来，小小说作品讨论会就显得凤毛麟角。

最早的小小说作家作品讨论会是一九九〇年九月由太仓市文联、太仓市文协、太仓市文艺理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凌鼎年小小说作品讨论会。”苏州市与太仓市的数十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文学报》



《苏州日报》等作了报道。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广西文联与《小小说选刊》联合召开了“沈祖连小小说创作研讨会”，武剑青、蓝怀昌、冯艺、王保民等数十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文艺报》《文学报》等作了报道。

一九九二年八月，吉林省作家协会、《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与四平市文联等单位联合召开了“许行小小说作品研讨会”。《文艺报》《文学报》等都作了报道。

一九九四年一月，四川自贡市微型小说学会批评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会员“王本文微型小说作品讨论会”。

一九九四年五月，江西抚州地区文联召开了刘国芳小小说作品讨论会。《江西日报》作了报道。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川的自贡市微型小说学会举办了“王孝谦微型小说作品讨论会。”曹德主持了讨论会。自贡市委宣传部、团委、市文联、《自贡日报》、自贡电台、《蜀南文学》《富顺报》等有关方面领导、编辑与作家、业余作者数十人参加了讨论会。

一九九四年十月，山东的《青岛文学》、青岛市现代文化研究会和《小小说选刊》在青岛联合举办了“修

祥明小小说创作讨论会”。评论家、作家徐本夫、宋歌、赵夫清、杨晓敏等出席了讨论会。《小小说选刊》《文学报》等作了报道。

另外，成都微型小说学会先后召开过“杨传球与刘平微型小说作品讨论会”。

## 10. 小小说的理论建树与评论环节

一种文体的兴起与形成，是创作先行，理论总结，还是理论指导，创作跟上，历来是有争论的，中庸的说法是创作与理论同时并进。不管谁更正确，但从小小说领域的实际情况看，似乎小小说创作的实绩要比小小说理论方面的收获来得大。

最早的小小说理论集子是许世杰选编的《微型小说艺术初探》（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吕奎文、郑贱德编著了《小小说创作技巧》（广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袁昌文出版了《微型小说写作技巧》（学苑出版社1988年）；杨贵才出版了《小小

说十三讲》（文心出版社1988年）；梁多亮出版了《微型小说写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李兴桥出版了《小小说艺术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李丽芳、赵德利出版了《微型小说创作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陈顺宣、王嘉良编著了《微型小说创作技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昌江、甘德成编著了《微型小说技法与鉴赏》（学苑出版社1990年）；于尚富、许延钧出版了《小小说纵横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王保民主编了《小小说百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影响较大的有江曾培的《微型小说面面观》（江西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许世杰、凌焕新、邢可也发表过不少小小说（微型小说）理论文章，产生过一定影响。在小小说理论方面，目前中国大陆最有建树的是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刘海涛副教授，他先后出版过《微型小说的理论及技巧》《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微型小说的创作与鉴赏》等微型小说理论专著。新加坡作家协会还专门为其出版了《规律与技能——微型小说艺术再论》一

书，海内外都颇受欢迎。

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小小说的评论环节还是比较薄弱的。至今还没有以小小说评论为主的评论家，写评论文章最多的大概还是刘海涛副教授。杨晓敏与金锐等也不时写一些评论文章，但他们的本职工作毕竟是编辑。苏州的张进曾一度专写小小说评论，可惜后来就再见到他继续写下去。

另外，至今也没有一本专发小小说评论的刊物。

小小说缺乏评论人才与园地应该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 11. 小小说在海外及双向交流

在海外，小小说这种文体，是近年的热门文体。大陆这种文体的崛起、盛行与海外的影响不无关系。日本的川端康成、中河与一、吉行淳之介、都筑道夫等提倡与写过小小说。在当代文坛，日本的星新一、匈牙利的厄尔凯尔·依斯特万、联邦德国的莱陶·赖因哈德、美国的迈克·奎恩等都是写小小说的高手。这种文体在台湾叫极短篇，主要倡导者

是台湾四大报纸之一的《联合报》副总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与尔雅出版社的隐地（柯青华）先生。《联合报》在78年2月首辟了极短篇专栏，并举行征文。尔雅出版社、希代出版公司曾先后推出了爱亚、钟玲、邵侗、雷骧、陈克华、袁琼琼、罗英、喻丽清、陈幸蕙、隐地、衣若芬、邹敦伶、思理、张启疆、黄秋芳、苦苓、平路等十多位作家的极短篇专集。这些小小说作家多数是女性作家，与大陆小小说文坛极少女性作家形成鲜明对比。有趣的是台湾这么多小小说作家出过专集，但大陆读者很少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倒是偶然写小小说的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陈启佑教授的极短篇佳作《永远的蝴蝶》被大陆数十家报刊与选本转载，给大陆小小说作家与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近几年中国大陆小小说的兴盛，又反过来对台湾，对东南亚各国文坛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以至台湾的极短篇已开始改叫小小说了（台湾基本上不采用微型小说这名称）。这种互相影响对海内外小小说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小小说这种文体，较早的时候曾受过日本“壁小说”的影响，即三十年代时

小林多二喜、德永直等人提倡过这种文体。中国叫“墙头小说”，孙犁、丁玲等写过。

海外作家的作品，大陆的读者读到最多的是日本星新一的作品，星新一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但星新一在日本属大众文学作家，相当于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家。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星新一发表了一千多篇小小说作品，出版过多本专集，堪称当代小小说家族中大腕的大腕。他的发稿量，目前中国大陆无人与之相比，大陆小小说作品发得最多的是刘国芳与凌鼎年，变成铅字的小小说不过刚刚突破六百篇大关。

日本国内目前有专发小小说作品的《超短篇小说广场》等，只是语言不同的关系，交流不便，大陆读者一般都读不到这类刊物。

在海外，小小说很有市场。美国、英国、法国等都流行过这种文体，有人认为莫泊桑是最近代小小说的鼻祖，但欧洲毕竟离我们太远，加上翻译上困难等，双向交流甚少，这是一种遗憾。

在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发展最快最有影响的是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新加坡。新加坡百分之八十是华人，汉语在新加坡基本通行，而且



也使用简化汉字，在彼此作品的阅读上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因而交流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作协会长黄孟文先生本身就是位热衷于提倡微型小说的有识之士，对推进新加坡微型小说的发展功不可没。客观上讲，新加坡没有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园地，微型小说这种文体成了中兴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最佳选择。如果你留意一下，新加坡的文学刊物所发作品基本上是一两千字篇幅内，几乎每家发文学作品的刊物与报纸副刊都或多或少发一些小小说。像发行量最大的《联合早报》专门辟有“文艺城”栏目，专发1200字以内的小小说，现新辟“五分钟小说”专栏，专发小小说。新加坡作协还于1992年7月专门创办了《微型小说季刊》，深受新加坡读者欢迎，几乎成了世界性的微型小说刊物。另外，像《文学半年刊》《新加坡文艺》《赤道风季刊》《热带文艺》《锡山文艺》等刊物都刊发小小说作品。新加坡作协还与春雷艺术研究会联合主办过微型小说讲座。与台北圆山扶轮社、狮城扶轮社联合举办微型小说征文，颁发“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在这种氛围下，新加坡涌现了黄孟文、周粲、张挥、林高、林锦、南子、希

尼尔、怀鹰、洪生、董农政、李龙、方然、胡月宝等一大批小小说的高手。在马来西亚、泰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小小说这种文体也很盛行。像马来西亚从89年由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开始主办两年一度的微型小说比赛。马来西亚出过小小说专集的有孟沙、年红、陈政欣、女作家朵拉。还有驼铃、小黑、雅波、丁云等也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小小说作品。泰国的原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司马攻与白翎、子帆等都是小小说的热心倡导者，做了不少拓荒性的工作。香港写小小说的刘以鬯、周密密、骆宾路、桑妮等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小小说也不例外。目前，这种双向交流的势头有增无减。像新加坡的黄孟文、张挥、林锦、林高、怀鹰、李龙、方然，泰国的司马攻，马来西亚的朵拉，香港的刘以鬯、骆宾路等作家的小小说作品经常出现在中国大陆各报刊上，还时有言论、介绍等。新加坡的报刊也先后发表过凌鼎年、沈祖连、张记书、许行、沙屯农等人的小小说作品。

日本的小小说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渡边晴夫教授曾翻译过中国的一百多篇小小说

介绍给日本读者。据了解，他先后翻译过王蒙、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丛维熙、周克芹、冯骥才、刘心武、孟伟哉、贾平凹、郑万隆、梁晓声、陈建功、航鹰、叶文玲等名家的小小说作品，还翻译过小小说作家许行、白小易、孙方友、曹乃谦、邢可、生晓清、沈祖连、刘国芳、邵宝健、于德北、木桦、王奎山、邓开善、司玉笙、吴金良、荒原、路东之、凌鼎年等人作品，据说很受日本读者欢迎，像司玉笙的小小说名篇《书法家》还编进了日本的小学课本。

从中国方面说，最早介绍海外小小说作品的集子大概是应天士主编并于84年7月出版的《海外微型小说选》。影响最大的当推江曾培主编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这本大成一是比较有权威性，二是收录作品较全，三是资料多，有史料价值。当然中国方面介绍港台，介绍东南亚各国，介绍整个海外的小小说作品集子还很多，至少有数十种版本。象许世杰、杜石荣选编的《外国微型小说100篇》（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邓开善编的《台港微型小说选》（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廖怀明主编的于92年出版的《海那边的中国

人》等，因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了。

海外专门介绍中国大陆小小说的集子笔者因孤陋寡闻，还未见过。只见过新加坡周粲主编的《微型小说万花筒》，收有中国冯骥才、孟伟哉、夏衍、邓开善、唐训华等九人的作品。

一九九四年，中国大陆著名女作家毕淑敏的小小说《紫色人形》获台湾《联合报》极短篇一等奖。

相信，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随着文化交流的愈加频繁，小小说方面的双向交流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 12. 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在谈到小说的双向交流时，不能不谈到九四年底在新加坡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因比较重要，故单独列一节。

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联合主办，于1994年12月26日

至12月30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

应邀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汶莱、加拿大、德国、香港、台湾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五十余位学者、作家。实际到会应邀代表四十余人。加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汶莱等自费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开幕式那天有二百多人参加。正式参加研讨会的有近一百位学者、作家及微型小说爱好者。

中国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秘书长郑宗培、副秘书长徐如麟、《微型小说选刊》主编李春林、微型小说理论家刘海涛、微型小说作家凌鼎年、沈祖连、张记书、廖怀明等。

大会收到各国学者作家的五十多篇论文，并安排了七场论文发表会，尤今、张挥、田流等分别主持了论文发表会。三十位学者、作家在大会上分别就“世界各国作家论微型小说的发展”、“微型小说的理论与技巧”、“微型小说与社会人生”、“微型小说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微型小说的再思考”等五个专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与会的学者作家对微型小说的发展、繁荣充满信心、也对存在的不足

与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大会商定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定于1996年在泰国召开。

## 13. 小小说的问题与展望

小小说发展的趋势继续看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经过十年来的发展，小小说这种文体已开始形成自己的格式，也多少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与不足，这不能不引起小小说文坛的警觉与注意。

从文学史上看，一种文体的繁荣，必须有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出现，譬如唐诗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宋词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拿当代文学来说，伤痕文学以卢新华为代表，大墙文学以张贤亮、从维熙为代表，知青文学以梁晓声、叶辛、王安忆等为代表，先锋派以孙甘露、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但在小小说作家中，在全国打得响，乃至在海外也有知名度的作家还太少。目前，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有许行、白小易、生晓清、孙方友、王奎山、沙屯农、吴金良等，但正真全部身心投入进去，把小小说当作神圣



事业的，也仅刘国芳、邢可、张记书、沈祖连、谢志强、曹德权、凌鼎年等少数几个。十年来，这支年轻的队伍也在吐故纳新中成长壮大。一方面，有少数成家移情别恋以写中篇短篇小说为主了，有个别作家下海半下海了，或加入文坛打工族，写其他文体去了。另一方面，大量的新人在冒出，而且这些小小说新秀起点高，后劲足，一个个虎虎有生气，为小小说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小小说有广大群众基础，这自然是好事，但由于这种文体篇幅短小，有些文学青年以为小小说谁都能来几篇，把它当作了文学的敲门砖。写小小说的作者几乎遍布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遍布天南海北，但不可否认，这支庞杂的创作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每次小小说（微型小说）征文，往往会收到全国各省市，各行业大量的来稿，然而其中不少仅仅只能说是习作，而且题材的撞车，手法的雷同很多。还有不少小故事、小新闻、小品文、小幽默、小报告之类的作品也被某些编辑冠于小小说（微型小说）发表，客观上模糊了小小说这种文体的界限。另外，近年出现的所谓百字小说，由于某些报纸副刊的编辑作为活跃

版面的手段，或用作补白，发表较多，无形中对一部分文学青年起了一种误导，以为这是小小说创作的捷径，结果出现了许多夹文夹白，读之疙疙瘩瘩，或近似文字游戏的小素材式的百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小小说的名声，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当然，从整体情况看，小小说的发展趋势还是很鼓舞人的。例如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冯艺将再度与王保民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品大系》，拟每省一卷，精装出版，已列入九五年出版计划。这是个大工程，将是当代小小说的一次总结与检阅。

金陵微型小说学会与浙江宁波电视台将合作拍摄《漫记人间》电视剧，拟100集，全部用小小说作品改编。三月份将先投拍根据凌鼎年、谢志强、曹德权、滕刚、郑洪杰、徐习军、汝荣兴等人小小说作品改编的十集电视剧。

还有多家出版社准备为小小说名家出版个人自选集或小小说作品选本。

前几年，小小说文坛除老作家许行外，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已有邓开善、生晓清、曹乃谦、凌鼎年、胡尔朴等多位中国作协会员。这也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小小说作家开始走向成熟。

## 14. 结束语

有位哲人说过：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以后，上层建筑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基础无疑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势必影响到上层建筑，势必反映到文学上来。换句话说，文学必须与现代生活节拍相吻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短小精悍的小小说文体将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种文体年的发展，繁荣将是历史的必然。小小说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崛起这一文学现象，将在文学史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

太阳微笑地张开她那强有力的臂膀  
雄浑的草原不该如此焦灼  
缕蒙线蜿蜒有如少女优美的线条  
自南而北                      自北而南  
穿过了 峭壁 深山 沙漠 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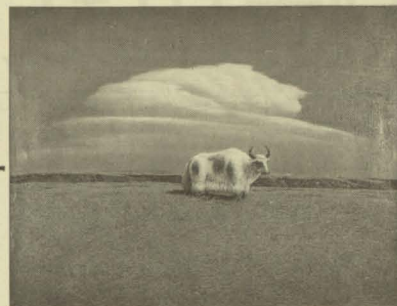
余热跃动族人们正在思维的精神  
高原荡漾着古战场的回应  
终于    停止动作  
为了牧草的翠绿和湛蓝的湖泊  
青葱安谧的绵延

金光簇拥战士手中执着吟唱的长蛇腾舞  
不灭的蹄音  
像极了母亲口中的摇篮曲律动  
那童年的笑语与悲伤 在梦中  
一切 无限宁静

哈拜的诗句唤醒尘封已久的心灵  
蓝天引弓射出一张云编织而成的网  
无限延伸 网住对万物的渴望  
没有任何无谓的喧哗  
不再惊慌 剪绒的季节  
纬线与经线的交集特别明显

喷呐燃烧的希冀  
孤独如不羁的脱缰野马  
翻发着爱的草浪 奏出交响乐章  
期待你扬鞭而来  
在自然之声中踏上春天的征途  
在青涩年代里消磨仅有的数年光阴

丁威仁



驼儿拾影蹒跚而来  
露湿的鸱鹰踏碎了天边灿烂的火云  
深情写遍了沙丘里的安宁  
杳然苍茫的旋律  
翳入丰沃的大地之音  
与我那充满荡壮热情的生命

漠风奔负赤兔的长鬃  
远方可望而不可及的扬尘  
地平线蒙上了断续的阴影  
一旦银铃随风扬起脆弱的节拍  
便可指引我那疲惫不堪的马儿颠簸前行  
脚印覆盖脚印  
牧鞭已经不起催打  
虽然我闻到了泥土芬芳的气息  
纵使化作尘土 飞扬

旷野上再度响起了牧人的欢唱  
丘陵中纵横交错的是我的泪渍  
任他流吧！  
我已走向北方  
瀚海远航  
为了牧笛声中真实遥远的未来

苦辣酸甜终究是要归于平淡  
血液中狂野的深情将于休止符中被唤醒  
站稳脚跟于这片广袤的棕褐色后土  
望向微明的天幕  
何以我仍执着地游牧  
在那长满野草与希望的大地上  
只因 我是牧人的后裔  
我是牧人的后裔

## 牧行歌



作为一个出身农村而又眷恋农村的年轻作者，华雁的散文保有她一贯来的特色。

从农村走入城市，从纯朴的乡下少女，到郊区中学的老师，再到接触人生百态的女记者，而到如今的冷气房女文员，这是一种怎样曲折的心路历程？作者是为城市闪烁的霓虹灯感到目眩五色、随波逐流、迷失自己呢？还是保持内心的一份恬淡自适，保持自我的泰然与清醒，因而拥有较真诚而未被扭曲的心灵？我想，这本散文集可以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作者的眷恋农村，不是抱残守缺或基于一种怀旧的心态，而是出于对“长我育我”的乡村土地的深切热爱，对家乡亲情的惦念，对朴实勤俭的劳动生活的赞

扬，对贫穷压力下的坚毅与自尊精神的肯定。从这点来说，华雁一系列以农村为题材的散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例如她写农村黎明时的白雾，处处透着盎然的生气（《白雾茫茫咏乡情》）；她写在茅花遍地的田芭中，独个儿艰辛劳作的母亲怎样和大自然的风儿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又把茅花看成是母亲的象征，“在风中飘舞着，仿佛是母亲的双手频频向我召唤”（《茅花里的温情》）。又如作者写土油灯、泥土灶、火烧土等，都着眼于它们的实用价值，但都充满着生活的情趣。这些事物都是穷人特有的平凡东西，但作者却一点也不嫌弃它们，而且从中衬托出人性的温馨与穷人自食其力的高贵品质，有些还从平凡中悟出了感人的哲理。

我认为这些篇章是集子中最有份量的部分。

由于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当作者有机会与老父同游神州，回到中国的乡下小住的时候，很自然地把这种深厚的感情也倾注到那片曾幻想过、怀念过的原乡土地与久经隔离的亲人身上。这种感情由于历史的积淀、时空的筛选，而带有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特殊感觉，这使华雁的《神州小游》系列大大有异于一般作者的旅游文字。可以说华雁这几篇纪游文字仍以真情取胜，写出了贫穷与隔离下的温馨人情味，又透着些许的无奈，但作者总在无奈与伤感中寄予希望：

“要走了，我们手里捧着茶盅，再次品尝叔叔亲手冲泡的好茶。杯小茶浓，喝后回甘

久久！犹如叔叔带来的一份真挚亲情和乡情，滑下心口，炽热无比！”（《水清茶香会乡人》）

“车子开动了，叔叔始终无法牵稳我的小手，而频频回首的当儿，但见叔叔的手儿掩盖着脸儿……”（《浓馥乡情满我怀》）

“除了功课，村里的小孩尚须料理农务，从荷锄、养鱼到逗赶鸡鸭回巢都得做；然而，他们亦有快乐的时光，搓捏着泥巴即可怡然的度过一个午后了。”（《快乐的农村小孩》）

“出现在脑海的是‘噜噜’地喝着地下水的健康小孩，自然孕育下，早已成长出一批批健康又活泼的孩子哩。”（《自然孕育下的原乡人》）

这些话都因带着贴心的慰藉，而使人觉得份外亲切。

作为一个热爱农村而又不得不离乡背井，只身到城市谋生的职业女性来说，生活充满了复杂性与挑战性，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在孤身独处的时候，难免有排遣不了的寂寞和困

忧，这也是繁华都市对现代女性的最大考验。华雁曾做过几份不同的职业，个人境遇似乎也不很顺遂，对人生也不免诸多感慨。这些心态我们可以从《悠然见你》、《悠悠我心》、《生活小语》等几组不同的文章看出。虽然写得零碎了一点，有时也只是些惆怅的心绪，但作者坚持自我、渴慕友谊、追求良善、探索生活情趣的心理，仍时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其中《心灯点燃时》与《静心时候》这两篇短文，是较有代表性的。请看其中的片段：

“在寂寂的夜色中踽踽而行，虽然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但有时候是难得有孤独的时刻。拥着星星、月亮、凉风和一片的寂静，仿佛我已拥有了全部，夫复何求？”（《心灯点燃时》）

“没有必要刻意去追寻些什么，好好滋养心头的一片青草地，使之不至于枯萎，浇多少的清水和肥料，只得看自个儿的取舍了。”（《静心时候》）又如：

“忙了俗事，却也能思念着花和草的事，能不为自己的淡定来一次欢呼吗？”（《觅你——茫茫人海中》）

“夜纵然是这般的黑，公园小径灯火凄迷；蓦然回首，你底眼神依然晶莹如

水，焕发着良善的气息，使人欢喜而雀跃。”（《读你——良善之美》）

“每天都念上自己的名字数十遍，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外界的虚名迷失了自己，回归到人之初的境界，最是赏心悦目了。”（《千里迢迢唱重逢》）

“只要保有心灵的清新，随着大自然每一份美的影响，我们会活得快乐，对得起自己，也不枉走完这一生。”（《买花的心情》）

这些自我开解、追求旷达的人生理念，是作者在复杂的社会中能站稳脚跟，活出自己，而不流于颓废放纵的力量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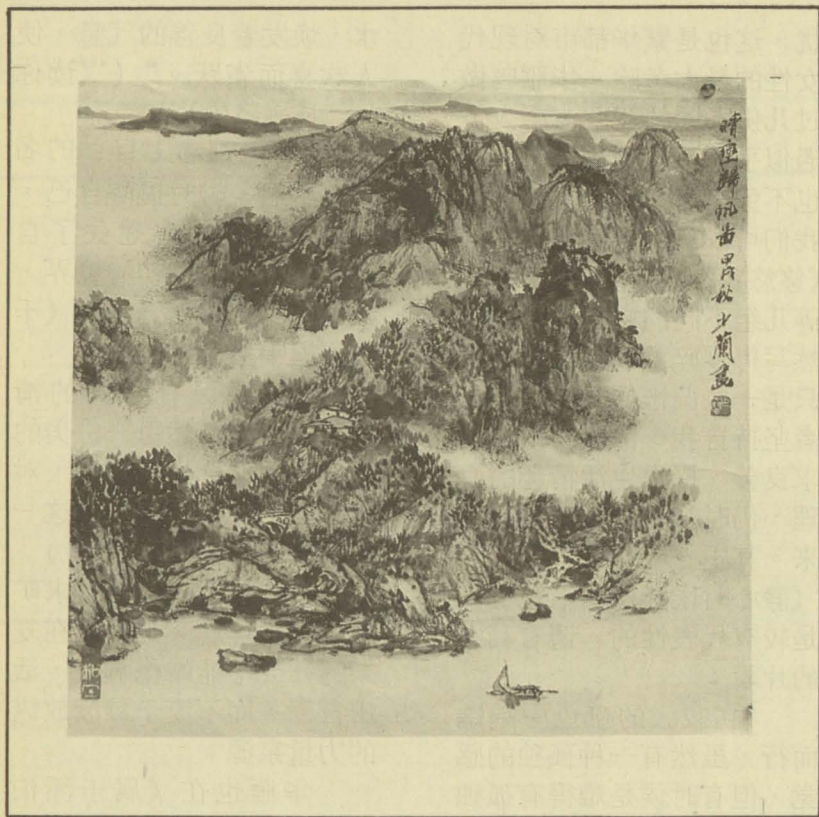
华雁也在《属于漂泊的》与《水风信子的故事》等短文中，肯定了“推己及人”的襟怀。我想，这都是较可取的人生态度。

当过新闻从业员的华雁，也在她的集子里留下一些报导文学的篇章。由于性格使然，她的报导文章当然看不到歌功颂德的谀词或揭露阴暗面的尖刺，我们只能从她一贯的热爱自然，崇尚良善的心理倾向，读到她对自然风景的描绘和介绍，对艺术家与献身社会工作者的仰慕与推许。这些都可以给读者带来启发，或认识东马山水与民情的可爱，值得细读。

## 惟有真情堪跋涉

——序华雁散文集《万水千山若是情》





华雁把她散文集子名为《万水千山若是情》，大概含有虽历经万水千山终不悔，此情依旧不渝的意思。这也可以反映出她对人生信念与文艺爱好的执着。华雁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投稿，后来曾与数位文友出版合集《生活的椒香》。近年来写作的视野有所扩展，手法也较为灵活，这种进步是令人欣慰的。也许她在修辞与谋篇方面，还需下一番功夫；但凭着对文艺与人生的真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今后会有更好的表现。人生与文艺，的确需要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纵使跋涉万水千山，终能发现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

#### 千秋事业社 出版近讯

● 千秋卷六：茧

作者：小曼

简评：以赤子深情浪漫地铸刻恋恋红尘；也以读书人之忧患意识和热血，投身家民族文化。诗的意象新奇和音乐性强，读来朗朗上口清晰易懂，激情处如流泉淙淙，热血时似江河滚滚。

附录：傅承得“楚楚呼痛的火花”  
张光达“中文字的表意功能”

附曲：周金亮“两岸”、“中间”

售价：RM10.00

邮购处：千秋事业社

TIMES CREATIVE

27-B, Jalan Khoo Teik Ee, 55100 Kuala Lumpur.

## 灯火隐隐情迢迢

### ——怀念的土油灯

文 / 华雁

图 / 张培业

遥遥昏黄点点，相互辉映着——是迷朦的路灯，散发着光的讯息，给夜归的人带来了莫名的安全感。

是一盏盏的灯，从你的家的每一个角落散发出来，让人感觉有亮光就有希望，一种期待温馨的思绪隐藏在我心坎里，愈久愈觉温暖。

因为有了灯光，人们就没有遗世独立的感觉；因为有灯火的地方，让人们萌生希望的火苗，免了在黑暗中寂寂赶路的惊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于厅里房内的澄黄灯光竟情有独钟了。

一身疲惫之后，独自倚坐在柔软的沙发椅上，澄黄的灯光不偏不倚地往我头上，自岑寂无声中流泻下来，浴在暖和的灯光下，有一种属于童话的美丽。

灯下，捧一盅清茶在手，随心读了所喜欢的书章。我虽非雅人，但，此时此刻，一种幸运、幸福的感觉却异常强烈，深深地震撼我心——为自己能如此安然



地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美和悠然。

是的，是灯火引来了一室的光明，带来了安祥宁谧。

于一个夜晚，我再也找不到一丝光影，幽暗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伸手不见五指，四周宛如死城般静寂。

原来是停电了。

对于人，又何曾不是如此呢？

失去了光芒，不知所措，非常苦恼。而能够在幽暗中探寻去路，等待光明一刻到来，不同流合污，是需要何等的坚持不懈呢？

一片黑暗中，我点燃了烛光，蓦然回到小时候的情景中。



## 河的风景

### 梦一样的民那丹河

拉让江有不少支流，其中一条就是民那丹河。乘船经过这里的时候，如果倚窗而坐，可以看见江水缓缓流过，激起涟漪。

船越往支流的上游而去，河道就变得越窄，两岸都是亚答树，生在浅水中。亚答树没有树干，但叶子很长，看来美丽又大方。根茎呈红褐色，叶子深青色，朝下的一边却又是古铜色。伊班人划小船而来，采集亚答花。原来亚答树有暗灰色的花萼和猩红色的花瓣，又粗又厚，像裂开的松果。亚答花的汁液可以用来炼制亚答糖。

民那丹河的河水与拉让江大不相同。这是支流，河水清澈，像镜子似的映出两岸的树木，令人难以看出水

平线在哪里。河中央有个小岛，河道在此分叉。过了小岛，因为河道狭窄，所以天空让树荫遮住，阳光从浓荫的空隙中照下来，成了光柱，使到景致更为奇妙。

不久来到一个小湖，从湖边的大树飘落不少贝壳似的白花，像一盏盏小灯在水面荡漾，并且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淡紫色的浮藻长了一大片，几乎挡住船的去路。在水草丛中，还有不少野花。一些寄生植物则生在突出水面的朽木上。船主不动声色，驾轻就熟地让船沿着插在水中作为标志的木棍所形成的直线驶过去。

这有点像芭蕾舞剧《天鹅湖》，或者这又更美更引人入胜，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活的。大树像建筑物的石柱般屹立河边，开着红色白色花的水中植物遮住了河岸。这真是个神秘的天堂，它的美丽难以形容。见了如

此美景，心里一直在希望有一天画家能将这幅美景绘在画布上。

再往上游而去，水中树桐不少，两岸树木更多，河道更窄。有几次船撞到树桐，只好倒退。有时就冲过去，在另一边滑落，像海狗从岩石上溜下去那样。潮水来了，船行较快，不久来到一个小水潭，终于停船上岸。

### 蜿蜒曲折的乌绎河

小轮船沿着伊干河 I-gan River 往下游而去，一路见到许多伊班长屋和疏疏落落的华人住家。在滑口运河 Sungai Kut，因河水太浅，小轮船未便进入，便转舵出海，然后直上乌绎河 Oya River 往达叻 Dalat 而

我何尝不明白？又岂敢忘记呢？

处在复杂的社会里，尽管世路崎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一点也不单纯，皮笑肉不笑的嘴脸令人心寒，但是，我仍然不对人为的种种劣迹感到气馁，亦没有对厅堂的澄黄灯光迷惑不已。

当年，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我们却老埋怨父母能付给的很少，宛如土油灯不够明澄，发挥不了多少作用而兀自做窝囊的挣扎。

如今细想，若连豆点般的光芒都失去了，那还有今天？

顷间，万家灯火通明，厅里房内的澄黄灯火又再度展露它的柔和风采了。

我何其有幸，能浴在灯柔、茶香、书香的小厅里安然享有和谐之美，任由心絮轻飘、渐远。

乡间的土油灯的故事、明晰、浑厚地沉淀在岁月深处，偶然想起，颇觉醒世，倍加珍惜。

点燃，然后把狗儿唤到屋前来，再快手快脚的将门关锁上，才蹑手蹑脚缩到被窝去，伏在床上温书，不时将耳朵贴在墙上，探听有无异样的声音传来。父亲说野兽怕灯火，见火避之，所以点盏土油灯在窗前，可免野兽的侵袭。

野兽果然对灯火存恐惧之感吗？我至今都不晓得，但我却深深的感到土油灯为我们带来的安全感，陪伴着我们长大。

后来，家里经济稍为好转，父亲就买了一架打风的大光灯，家，从此也就更呈现一片光明。

打风的大光灯若未添上足够的土油或打进足量的空气时，瞬息间便会出现一明一灭或全灭的现象。碰上急需灯火的夜晚，气灯不亮光，足以把我们给气得毫无头绪温书！这时，土油灯又出现，默默地发挥它的作用，伴随着我们走过漫漫长夜。

如今黑夜漫漫，因为烛光，使我想起土油灯，引我回到旧有美好而艰辛的时光。

曾几何时，我已完全远离了那可歌可泣的日子！而父母亲宛如土油灯般，默然地燃烧自己，赔上所有的青春岁月，只为了他的子女能够成长，做个有用的人。

家贫，自制的土油灯和打风的气灯成了我们的一盏明灯，使我们迈向成长之路，它也忠实地守护着家中的每一个人。

小小的玻璃瓶盛了些土油，一条灯心经由瓶盖穿了下去，一经点火，微弱的光芒照亮了一家共叙享用晚餐时刻，我们的书桌和母亲的石磨……。

靠着点点微光的土油灯，父母亲携手齐心带着我们走过一段艰辛的人生岁月，如今换来了一个比较安乐的晚年；点点微光中竟也闪烁出灿烂，充满辉光的前路，照亮了我们。

我未曾遗忘过，小时候因为怕黑的缘故，母亲总会在夜里点燃了土油灯，手摇摇篮，哼着不知名的歌曲，半倚摇篮，伴着小弟和我一块进入酣睡的梦乡。

由于山居，万物寂然。饲养在屋檐下的鸭子也惹来了野兽。

一个落雨的黄昏，凄凄寒风之后，守在屋檐下的狗儿开始吠个不停，原来是狐狸侵袭鸭群，弄得我们不知所措。母亲敲击着铜铁器，配以狗吠声，终于把狐狸给赶走了，留下奄奄一息的数只鸭子躺在那里。

从此，小小的窗口前多了一盏土油灯，点燃到天明，每天天黑时，我们赶快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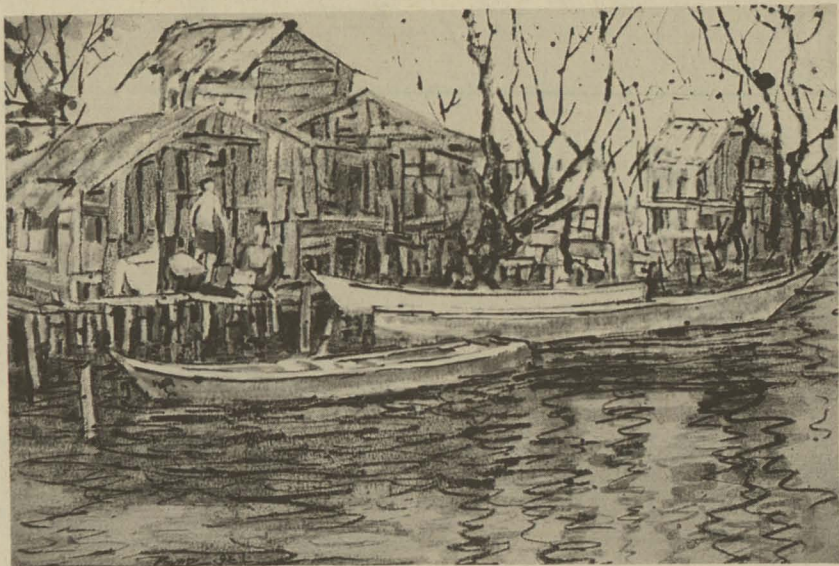
有些搭客为了节省时间，便在河口改乘长舟过运河。长舟用的是马力较小的引擎，这样就不会激起太大的水波，而使别人的船因受不住水浪的冲击而翻覆。

运河上交通繁忙。岸边多是色彩鲜明的马兰诺人高脚屋子，屋外种了不少花和果树，还有椰林，椰叶迎风婆娑。身穿「卡巴耶」Ke-baya 上衣和美丽纱笼的妇女在河边洗衣，儿童在戏水，男人划着小船，船上载着椰子和香蕉。在这覆盖着绿色树荫的河面上，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过了硕莪丛，前面赫然便是乌绎河，河面水上植物极多，只有中间留出狭窄的水道可供船只通行。过了几哩便到达达叻，河岸边有一排华人商店。

住在这一带的土著都是马兰诺人。他们多以务农为生，种稻、做硕莪粉、养牛。到处都是硕莪丛。他们砍下硕莪桐，用船载到硕莪厂，锯成小段，然后浸在水中。

在砂朥越的许多河流中，乌绎河最为蜿蜒曲折。水上浮萍虽美，却阻塞河道，有时浮萍聚拢成小岛，更是不利于行船。长舟引擎的螺旋桨老是被浮萍的茎绊



住，只好停船加以解除。

后来到了南加巴奥，见到了无生气的一片森林，令人情绪低落。乌绎河冲出黑色森林，与巴奥河的黑水汇流，造成一个大旋涡。它好像一只大蜘蛛慢慢地有系统地吞食所有漂浮水上的树干、树枝等等，那些树干和树枝会在下游某处冒出水面，令人看得入神，同时也觉得胆战心惊。如果人和兽类被吸进去，那就必死无疑。这可真是一个邪恶吓人的所在。

## 汹涌澎湃的巴当鲁巴河潮

巴当鲁巴 Batang Lupar 的河口像个漏斗，越往上游河面就越小。船进入河口，因为河口宽阔，简直看不到陆地。

在每个月月圆之后的第三天便有大潮。河潮即将到来之时，船主显得有点紧张，不停地看时钟，又看河水。这些在水上讨生活的人对河潮几时到来比任何人知道得还要清楚。

不久河口出现一条黑线，向船这边慢慢涌过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黑线越来越粗，也越来越清晰。河水不再奔流。船主也早将船驶向岸边，并且将船头掉转对准河潮。

船上的一切活动都停下

来。寂静令人心悸。远处似有千军万马，河潮咆哮着向这边扑过来。高墙一般的浊水，起伏有致，其声如雷，其势锐不可挡。

突然，船上的人觉得船好像树叶一样撞向潮头，又被抛落于翻滚着的河水之上。等河潮的高峰过去之后，船主即刻开动机器，有了河潮的帮助，船行的速度增加了一倍。

离开了斯里阿曼，如果想到内陆去，必须改乘长舟。起初，河水很深。越往山区而去，低浅之处就越多，有时遇到急流，驾船的人开足马力，使长舟以快速度往前冲。有时河水实在太浅，驾船的人和船头的那位只好下水拉船。那些不下水的搭客坐在船中，发现水清见底，伸手便能摸到水底的石块。

转了一个河湾，见到一艘废弃的船，据说这船当年在这里撞到水中的大石，船上的人虽然平安无事，但船上所载的货物不是沉入水中，便是随水漂去，货主费了不少时间只找回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那船身，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袭，河水的冲击，已经朽烂，现在它还横躺在岩石之上，一旦山洪爆发，必定会被大水冲走，或被冲得船板散裂开来，到那

时候，就再也不见它的残骸了。

## 如楼河中怪石嶙峋

如楼 Julau 是泗里街省的一个小镇，位于小山上，三面环水。这里的巴刹有新旧之分。新巴刹建于高地以防浸水，旧巴刹地势较低，一旦下大雨便发生水灾。

如楼景色优美，四处有大树，如楼河则在镇前流过。此处的伊班人和华人居民和睦共处，有如兄弟。

我们乘船往上游而去，发现水势越来越急。水中冒出嶙峋怪石。船头有人全神贯注，一会叫后边驾船的人转左，一会叫他转右，因为树枝挡路，有的在水面，有的在水中。

我们几次撞到水中的树根，有时撞到漂浮的树桐，有时船底在水中隐藏着的树干上擦过，这都是很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会翻船。还有，迎面而来的枝干也必须及时加以闪避，若被打中头部，后果不堪设想。至于那带刺的长藤，从树上垂挂到河面上来更要加以提防，千万不能让它刺中眼睛。

船忽然转右，在三四株大树留出来的空隙中穿过，河道变宽，前面有陡削的河岸。我们以为可以上岸，谁知船底陷在泥沙中，大家下水推船，却也进度缓慢，只好涉水登上木梯，一级一级的往上走向长屋。

长屋离地十尺，前边是晒台。天黑了，走廊上点起汽灯，年轻的伊班人抱着斗鸡过来跟我们谈天。那些斗鸡的羽毛五彩灿烂，见到灯光便引颈长啼。狗也来了，在陌生人的身边嗅个不停，不吠也不咬人。

各家各户都来参加盛宴。屋长命人宰了一只猪和两只鸡，让大家饱餐一顿。吃饭的时候，人们面对面分两排坐下，食物放在中间。主人很好客，宾客盘中的饭还未吃完他们便要添饭。在那样的场合中，谁也不会感到拘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边吃一边谈，这一餐吃得可真开心。



月到中秋，说明一年里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再过不久，又是一年将尽的时候了。至于在这一年时间过了四分之三的时辰，月是否分外明？对一个离家千里，又过了人生历程四分之一日子的人，感触尤深。

今晚的月，在加叻山中，确是分外明。原因是这几天下过几阵雨，又转换了风向，把几天来笼罩着加叻天空的烟雾吹走，让这个我们承传了几百年的佳节里，有一个令人喜悦的明朗天空。月儿也可以一洗尘埃，把皓洁的光辉洒满人间。让我这个临老才离家千里，到加叻山中谋生的游子，也得一露清辉，扫除郁结在心中的云霾。

家是在千里之外。家中的妻儿，今晚如何在家度过佳节？老伴是否还像往年一样，一早就备齐各式果品，和中秋节不可缺少的月饼，祭拜祖先呢？以老伴向来对祖先虔诚的敬意，我虽身在

加叻山中，也相信她仍会像往年一样，给祖先呈上一份敬意。而我，身在离家千里之外，我只能在当天一早，点燃三枝清香，对天默祷，遥念祖先，祈求他们在天之灵，随时都在保佑儿孙们过得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此刻，日已黄昏，一轮明月，从加叻山背缓缓升起，给加叻群山撒下皓洁的光辉。我站在加叻山上，看着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沾染着月光，熠熠生辉。而眼前，往事又历历晃过。那提灯笼的日子、那嚼月饼的日子、那啃菱角的日子，都像一幕幕电影画面，在眼前晃过。我还想起一年中秋，和老伴及几个孩子，坐在门口的沙堆上，分享月饼，共赏明月，习习晚风，吹拂去许多郁结在心中的烦恼，我感到无比的温馨和幸福。

如今，此景安在？儿女皆已成长，他们不再依偎在我和老伴身旁撒娇。而且，他们都如羽翼丰满的鸟儿，

各分东西，为他们自己的前途奋斗。纵使月圆，但人能圆吗？

我还记得，上月回家，临出门前，我对老伴说：“今年的中秋我不回家！”

她听了沉默一会，才说：“在外要小心！”

“唔！”我轻轻地答。

而今年中秋，我就这么地在加叻山中度过。明月一轮光辉，照过古人，也照着现在的我。感怀起人生际遇，实在千变万化。正如明月，有阴晴圆缺。人的一生，又有多少回的圆月当空呢？在步回斗室之际，我只好安慰自己，在我的这一一生中，毕竟我已经为我一生尽了责任。是非成败，又何须耿耿于怀？

一阵清风，拂脸而来。把我心中郁结的阴霾都吹走。而此刻明月照在我的心上，是那么的一片明净。毕竟，前面还有许多岁月。珍惜起来，也许我还有许多明月当头照的日子吧？

文 / 雨川 图 / 韩彪

## 月到中秋



## 魔鬼的诱惑

### ■心水

马来西亚的年轻诗人，今年三十岁的李敬德，宣布退出诗坛，封笔出家，做和尚去了。四六三期的蕉风编出一个纪念特辑《李敬德诗展》，刊出一张诗人穿了袈裟，落发为僧的近照，背景是半山中的寺院，他侧身而立，眼镜后的双瞳凝视镜头，有丝笑意展现。拜读完他展出的四十七首诗，是从四百首创作选刊，我内心震撼不已，一位有如此才华的年轻诗人，忽然放下缪斯，远离红尘，隐进空门，追求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宗教的力量究竟埋藏着什么玄机？能令大千世界的许多人如痴如醉；尤其是某些邪教，信者也自认为找到了真理，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对于愚昧如我，真是百思难解。

前晚参加阮老先生的祭奠，在殡仪馆灵堂上严明堂的一众法师们诵念经文，中华公校校长梁棠兄问我认不认得那位低眉垂首颂经的和尚，我注视一下才记起他

来，以前也是学校里的教师。梁校长感叹的说：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出家？是否社会出了问题？

信仰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能以对错评论，僧尼也是千百种不同的人生角色中的一类，正如教师、法官、总统、警察，喜欢扮演什么也都是难以强求，更难分清优劣。路是各人自择，正道邪途或歪径要看每人的因缘造化。

远居在西雅图的印支诗人千瀑，两年前出版了一本诗集《苦水甜水》，全集六十多篇皆为颂扬“天主”的诗。他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变打击，诗风大改，虽没出家，却放弃再着墨于红尘的喜乐哀怒，专心用诗歌颂全能的上主。八年前我评他的诗时，曾形容千瀑是“诗坛上挥洒自如奔腾的一匹野马”。在为他的诗集撰写代序，文末我写着：“深心底，我期待千瀑这匹诗坛野马迟早脱缰，再次扬鞭。“诗人是不应局限也不该约

束于一种题材，但千瀑甘于投向宗教怀抱，一心向主，真是诗坛的损失。

近蒙夏祖丽寄赠其兄夏烈先生一篇大作《信仰与孤鹰》，读后真是受益匪浅。内中有一段文字：“受到魔鬼的诱惑——对于信教的人来说，不信教可能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当然，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信教也可以说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完全道出了信仰宗教让人有各自的感受。

僧尼神父牧师道士主教等等也像医生，医生治疗人的肉体病患，出家人医治人的性灵。出家在家，看破红尘或留恋大千世界，完全是个人决定，没有对错。有信仰和没有信仰也是个人选择，反正，恰如夏烈先生的鸿文所讲，是“受到魔鬼的诱惑！”

我倒渴望魔鬼能将我诱进那道大彻大悟的空门里呢！



# 芬芳在他乡——水菱

在“Ahloha”的问候声之后，旅游车便缓缓前行。远眺这海岛迷人的风情：蓝蓝的海水翻腾着白浪，沙滩上椰影摇曳，硕壮黝黑的吉他手，弹起悦耳的海洋之歌。

走向沙滩，随着柔柔的舞姿，飘飘摆动的草裙，纤细细指的舞动中，惊觉舞娘们的手腕、粉颈，以及头上的花冠，无处不是用粉红、淡黄或黄心白瓣的鸡蛋花缀饰着。这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花朵，在美女的舞姿中展露其妩媚风采！

夏威夷——被湛蓝海水包围的海岛，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花之岛了。在日常生活中，花朵被普遍地采用；无论你漫步于大街小巷或是旅游场所，随处都可看到游客们的颈上挂了串串花环；妇女们摆卖鸡蛋花的摊子更是常见。在这里花表示对别人的尊敬，接受花束或花环也是倍觉光荣与欢悦的一件事。我们可以从旅馆柜台的架子上，随手取来一两张旅游广告或宣传单，上面总是看到头插鸡蛋花的美女相

片。

在众多群花争艳斗丽之中，鸡蛋花竟能夺得花魁的荣耀，赢得夏威夷人的心，也确实令人感到意外又惊奇了！

鸡蛋花是岛上妇女的最爱也是平日妆扮的恩物；不管你是芳华正茂的少艾或是垂垂老去的妇人，都可头插一朵或数朵鸡蛋花，以我们从未戴鲜花打扮的女人看来，确实另有一番情趣。

鸡蛋花，花色清雅，单纯的清香，别具风韵。既没有玫瑰的艳丽，也无胡姬的娇气，它犹如空谷幽兰，气静情闲地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在海岛，鸡蛋花树自由自在地生长，终年常绿，满树繁花。你若是起得早，清晨走过花树下，花朵掉落满地，掇拾几朵带回旅舍，置于案头，尚能保鲜一两日而不枯萎。

鸡蛋花虽不受外人的喜爱，但夏威夷的草裙舞娘却是一日也少不了此花。舞娘们除了手环、颈环、花冠用上鸡蛋花之外，再用细致小

朵的鸡蛋花妆饰纤腰，花朵妆饰过的纤腰舞动起来娇柔似柳条。

当你手拎一串鸡蛋花环，与一群游客严肃有序地来到珍珠港，乘船至海中浮起的一长方白色船形的墓台，为凭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偷袭珍珠港时，数以千计的罹难英灵而黯然神伤之际，不自觉地手中花环轻轻抛下，花朵带着飘飘游思与一缕幽香，随着澄清碧绿的海水向前漂去、漂去，漂向天际，漂向遥远的地方。

我们来自东方，对鸡蛋花有一种抗拒感——昔日此花所扮演过的花圈角色，尚存于我们的脑际萦绕不息。但它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却是令人喜爱的。聪明的岛民，捕捉了花魂的精灵，制成花露水，或参入纯白似的香皂中。当你享受着花露水的清香，或沐浴在芬芳的泡沫里时，你不禁想说：“Mahalo”（谢谢），鸡蛋花。”

## 石头记



文 / 徐继慧

图 / 张培业

林安儿是众同学口中的怪人，怎么的怪法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但是多数酷爱文学热爱艺术的人都有一点怪脾气，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谓的怪。

我与林安儿不太相熟，只是大家同修中文系，上课下课难免会碰头，大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如此而已。

有一天上课时她正巧坐在我旁边，讲师在前面滔滔不绝，同学们忙着摘录笔记，她却从书包里掏出一颗小石子玩赏。我疑惑的看着她，她似笑非笑的对我说，看，这无才可补苍天的石头。

很快的，我忘记什么补苍天的石头这件事情，直到在校园湖畔巧遇林安儿那天，我才发现她不只行径怪戾，而且有入魔的迹象。那是个微雨的早晨，我撑着雨伞路过湖畔，发现一女孩，湿淋淋的在雨中跑来跑去。她忙着手扫起一地落花，掀起裙角，把花瓣全盛在裙中，跑到湖边，把它洒入湖中。真是怪人，我心道，却赫然发现此人正是林安儿！

我很自然的趋向前去，问，林安儿，你做什么，下雨了，为什么还在淋雨？林安儿抬起头来，脸色颇苍

白，却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呵！花会凋谢，人也会老……。我听不懂她讲什么，只说，下雨了，回去回去！

她又把花洒向湖中，回过头来对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不回去，紫鹃。

紫鹃？谁是紫鹃？我怔怔的望着林安儿，以为她记错我的名字，忽然间，我明白了！石头、落花、紫鹃！上学期的「研究红楼梦」全班六十多人，只有一人考到特优，听说那人正是林安儿。

我发了一阵愣，巴巴的问道，你叫我什么名字？林安儿说，你不是紫鹃吗？

我的天，她以为她是林黛玉，把我当成她贴身丫鬟，紫鹃。

后来几次在课室遇见林安儿，只见她眼神涣散，总一个人静静坐在一旁，不言不语。与她打招呼，她只淡淡的应了一下，哦，米亚。叫的是我的名字米亚，也不叫我紫鹃，仿佛没有在湖畔遇过我这个紫鹃似的。可是，我纳闷，这么一个女孩，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心事？

为了那一声紫鹃，我又把红楼梦看了一遍。紫鹃可真与她的主子林黛玉情同姐妹，她甚至帮着林黛玉情



试贾宝玉，探他有情无情，骗贾二爷说林妹妹回苏州去啦，害得他发了一阵呆病。

可是后来林安儿又冲着我叫紫鹃了。也是个微雨的早晨，湿漉漉的跑到我的宿舍，又哭又叫，满口薛宝钗薛宝钗的。我先是被她的行径吓了一跳，随后即冷静下来，反正不是第一次被她当成紫鹃。我劝说，你先不要哭，告诉我，谁是薛宝钗？她说，我好恨！她抢走我的贾宝玉！不！她不是薛宝钗，她不过是贾宝玉的丫头花袭人而已，她凭什么抢走我的贾宝玉？苏剑同喜欢的是我，不是她！

我渐渐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只是情字最难解。苏剑同！贾宝玉？林安儿掏出一块白色手帕，说，你可不可以把它带给苏剑同？语气近乎哀求，我不忍拒绝。手帕上写着几行小字，「眼空蓄泪泪空垂……」，我没打开来看，不过我已经知道那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给贾宝玉写的情诗。

苏剑同果然是个俊朗的男孩子。我去找他时，他屋里正开着昏黄的灯光，映在他微红的脸颊，睫毛长长的，可遮盖半颗眼睛，而他的眼神，像一阵微风掠过的秋水。我看了不能否认有一

点点心动，可是不喜动念工程系的男生。我终于遇见一个活生生的贾宝玉！

我把手帕交到他手中，他却看也不看，一迳抛在桌上。我说，苏剑同，林妹妹回苏州去了。诘料对方却跳了起来，大声说，林安儿精神分裂，你不是也跟着她精神分裂吧！？

什么？林安儿精神分裂？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多事，还帮她传手帕？我已经烦不胜烦！你不知道我已收到多少块手帕了！

苏剑同大吼，可是贾宝玉绝对不会对女生如此粗暴无礼。

我料不到我一句「林妹妹回苏州去」，苏剑同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瞪大眼睛望着他，疑惑地。

他渐渐的平静下来，说，她不是因为与我分手才精神分裂，我是因为她精神分裂才与她分手。

我说，这有什么两样？

我不想解释，你回去叫她记得天天吃药。我没有贾宝玉的痴情与长情，我也不是贾宝玉。

没多久，听说林安儿已辍学，而苏剑同身边也没出现过什么亲密女友，只是曾经一度，我以为自己是紫

鹃。

林安儿怎么疯的，至今我不知箇中原因，反正在大学里头，每年都会传出有人读书读到发神经的消息。



刘育龙

邓世

第一次发现自己身后的彩带，刚好是在二十一岁生日那一天。

拿着量子力学的课本，从快餐店走出来。与一大班朋友道别后，走在街道上。无意间一回头，就看见自己身后有一束彩带，红橙黄绿蓝靛紫，鲜艳极了，象从雨后天空中精心剪裁下来的彩虹，在骄阳下飘舞。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一点也不意外和慌张，仿佛身后曳着彩带，是日东升日落那般自然的事。

路上的行人依旧匆匆忙忙地往来，没有人瞧见那一束彩带。我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反正说了也只是让他们嘲笑，笑我无聊得心生幻象。然而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事，尽管我无法拿出结实实的证据。

那一天，我心血来潮，把这件事说给阿丽听。她听了，嘻嘻哈哈，笑得直咳嗽。还扯扯我的头发，说我就是爱胡思乱想，难怪头发

越来越少了。我板起脸说这可有名堂，就叫做聪明“绝顶”，然后两人都大笑不已。当晚，我们重看了“霸王别姬”，说好这一次由她留心蝶衣的一言一行，而小楼和菊仙就全交给我了。看完戏，又在印度摊子前聊到打烊才离开。彩带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五年后，大学生活和阿丽都已成了回忆。星期一早上，我握着手提电话快步于人行道上，边走边交代事情，心里头正因着既多又乱、仿佛垃圾山一样恼人的公事而乱成一片，一回头，却看见那匹彩带又出现了。竟比上一次长了好多。我环顾周围的行人，他们仍旧一无所知。定睛一瞧，原来他们身后也曳着彩带，百千条彩带交缠飞舞，犹如无数云霞层层相叠，又似生猛矫健的彩龙翻滚，壮观极了，也诡异得匪夷所思。渐行渐远，随风交错，因方向的异同而分合的彩带慢慢褪色，

一直到颜彩尽消，变成一条条灰色的带子。放眼整条人行道，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灰色变成了唯一的主色。我已认不出起伏于灰海中的带子，哪一条才是属于自己的了。

我走过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发现映现在玻璃上的倒影都脸容淡漠，包括我自己。最有生气的是窗内的塑胶模特儿，阳光的脸，笑容灿烂。看仔细些，亲切的脸庞上，双眼却流露着几丝轻蔑。

我左望望，右望望，确定周围的人都出神在自己的世界里，就飞快地向模特儿眨眨眼，扮个鬼脸。

就在这个时候，数不清的灰彩带开始飘升上灰蒙蒙的天空。越上升越是颜彩斑斓，恣意旋舞，流丽若子夜烟花，就像重获自由的纸鸢，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刘育龙

我身后的彩带



他静静地躺着。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背景全是白的，影像尽是灰或黑的。除了一些轮廓模糊的人和建筑物，就是一大片一大片ABCD汇成的蟹形文字海。他家境清寒，大学也只是凭着不上不下的成绩挤进去的。由小到大尝尽了别人的白眼冷言，他在报到的那一天就狠狠立誓，一定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以最优秀的成绩跨出大学，找份待遇优厚，前途光明的工作。所以，当别人在为活动而东奔西走，为追女孩而劳神伤财时，他却平心静气地待在图书馆K书。他深信，熬过

了这四年，将来享受的日子多得是。……他皱着眉头眨眨眼睛，汗水从双颊往下流。

那年，他毕业上台领文凭的那一刻，四周的镁光灯闪个不停。除了考获一等荣誉学位，他更因为连续四年获颁书券奖而被校方选为最杰出的十位毕业生之一。他心满意足地步下台，踌躇满志地踏入社会。

两个多月前，他任职的电脑软件公司把他升为副经理。他本想置一辆车子代步，却考虑到新房子得投下一大笔的头期钱，而暂时按下这个念头。他的妻劝他卖

掉那辆旧电单车，买一辆新的来用，他想了又想，还是决定省下这笔钱。想到他的妻，他忍不住瞄向结婚戒指，心头涌进一股暖流。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周围的人声和车声越来越喧闹，他的老电单车倒在U型转弯口不远处，后轮兀自转动着。他并没有什么皮外伤，但刚才后脑重重地撞在路面上，全身由头到两手到双腿就再也不能动了。

他就这样躺在人生路上的U型转弯口，就这样把一辈子都躺走了……

## U型转弯口



文 / 刘育龙

图 / 张培业

# 南洋 SIN 氏第 4 代祖屋 出卖草志

希尼尔

“我把屋子给卖了！”  
“啊！你们把老家给卖了？”

“连地皮在内，大概有整两百万元！”搞地产的细弟信心十足地说。

“我不会去签名的。”  
老爸感叹道：“看到那棵老榕树吗？是你老祖公种的，看着我们三代人成长的，怎能说卖就卖？”

“爸，您已签了同意书

了！——就是上回在律师楼……”

“那不是开个什么公积金户口吗？”

“是的，是把卖屋子的一部分佣金填补入您的户



图 / 张培业



口，让您能安享晚年。”

“是吗？你们怎么没说清楚？”爸有点气恼：“能改吗？哎！孩子，祖屋卖不得啊！”

“爸，这一带的地产最近炒得很热，若不趁势卖出，以后可能卖不到这样的好价钱。再说——”细弟沾沾自喜地回道：“我已在市场找到了一间组屋，并叫专人翻新与设计，肯定比这里好，您会喜欢的……”

“二弟，你过来，细心算算看，这祖屋能值多少？”老爸不理睬细弟，靠在竹椅上，提起颤抖的手说：

“就由这块横匾说起吧！——天下为公——是孙先生的亲笔字；你老祖公当年是同盟会的成员，孙先生几度南来时，就曾在祖屋里与盟友会晤。”

我抬头望着大厅那略沾尘埃的匾额，它似乎标志着一个“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

“还有——”老爸轻拉着我的衣襟，朝后院的角落说道：

“浮脚楼处那一片甘蔗园，就曾经救了大伯等一批抗日好汉，虽然后来，大伯在大检证期间被抓去毙了，连尸首也找不到，不过，他

的衣冠冢，就立在榕树下……”

那是一段半个世纪血海深仇的余痕，我听起来虽有点陌生，内心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戚然。

“多年来都没告诉你，二弟，这大门上的龙凤吉祥木雕，就是你公公亲手刻的。他花了个把月的光景，赶在我与你妈新婚之前弄好的，所以，——”老爸顿时接不上口，独个儿踱到院子去。

“所以，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总会想起你妈，总会……，不是吗？她难产那年，为保全腹中的细弟，她竟然，竟然……呵呵，二弟，后来你妈的骨灰，就撒在院子里！呵呵，除非不得已，怎么会沦落到……”

“爸——”

“二弟，这老家累积了我们四代人的回忆与感情，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你们年轻人即使住不惯，也要踏实点，犯不着出卖土地啊！”

“爸——”

“……与泥土接触的感觉是不同的，住在高耸的组屋——我体验过——总有些浮幻、虚华……”

“爸，细弟说这里八成的人都住进了组屋，所以他已替您买了一间，在九层楼

处，好象是五房式的。”

“是吗？那太奢侈了，你知道的，我已住惯了这里。”老爸以一种希冀得到支持的眼神望着我：

“二弟，你用心算算看，这祖屋会值多少呢？”

“爸，您就成全细弟的心愿吧！”我回避他的眼光，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外面正盛传，如果不抓好时机卖出，这地方迟早会被征用，到时候，价格就暴跌了！……”

“所以，爸，我把老家给卖了！”

“哦，你们最终——要我从这个家，搬到一间冷漠的屋子去……”

文 / 郑百年

图 / 李醒滔

## 传奇之三



“我是在广西出生的……”扭开电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对着镜头，心神不宁地说：“我父亲是越南华侨，年轻时就到

西贡闯天下，后来，潜回广西乡下娶老婆，也就是我的母亲。五岁的时候，母亲逝世，父亲将我带到越南去……。”

“你就在越南长大吗？”采访员问着。

“我在越南长大，在越南受教育，会说越南话，也会写些简单的中文。我十几



岁就帮父亲做生意，而且也做得很好。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患病逝世，生意由我接手，做得很好。没想到，他们说我不是越南人，把我赶出来……。”

原来是采访越南难民营的电视节目！

香港有好几个越南难民营，那是七十年代英国政府宣布香港作为难民第一收容站以后逐个建立起来的。如今，香港有两万多名越南难民，绝大部分从越南乘桴渡海而来，少部分从大陆南方各省逃过来，反正香港北面及西边都是经济落后地区，香港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所以，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纷纷涌过来，像初一、十五的潮汐一样，拦也拦不住。于是，难民营盖了一座又一座，香港人甚至被迫掏腰包支付他们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甚至遣散费。

“这是基于人道的立场……。”英国政府说。

“那么，你怎么办呢？……”采访员面露同情之色，追问道。

“我逃到广西乡下去！想办法在那里做点小本生意。后来，他们发现了，他们说我不是中国人，要抓我！要关我进监狱！”

“他们说你不是中国人？”采访员似乎明知故问。

“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中国人，我在广西乡下出生，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要我证明！我怎么证明？从前乡下又没有出生纸，要怎么证明呢？所以，他们说我是越南人，要逮捕我！……”

“所以，你就跑来香港了！”

“是的，我只好逃来香港，结果，被香港政府抓住，住进这里来了！”他垂头丧气地说。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呢？前年，我参加自愿遣返的计划……。”

前两年，香港政府为了在九七政权移交之前解决所有难民营，鼓励第三国不愿意收留的难民参加自愿遣返计划，由香港政府资助送他们回越南去，在越南重建家园，落地生根。参加者必须通过越南政府的审查和批准，香港政府才能遣送回去，他们也才能回抵过去在越南的原籍地。香港政府出尽浑身解数进行这计划，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甚

至被赶回香港。

“……但是，越南政府说我没有越南身份证，又不在越南出生，所以，不是越南人！……”

“我的两个孩子虽然在台湾出生……”前几个月，在台北和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朋友聊天，他气愤地说：“……虽然我不是这里的国民，但是，我的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然而，他们一天没有书读，一天就不能在这里住下来！尽管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接受教育！”

“什么叫没有书读？”我狐疑地问着。这位大马朋友七十年代取得硕士学位后，在大专任教，迄今已二十余年，他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台湾的年轻人，然而，他得到什么？

“如果他中学毕业考不上大学，他们立刻就必须离开这里！如果大学毕业考不上研究所，情形也相同！换句话说，他们目前可以在台湾居住，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理由便是读书！”

“台湾不是承认双重国籍吗？”我好奇地问着。其实，如果从出生地来论，他们早已是台湾的公民了！何况台湾还承认双重国籍！

“哼！老实讲，台湾今

天是在排华！”

只听说外国排华，没想到台湾今天也排华！中国大陆的情况呢？

“我不是越南人！但是……”电视上那位年轻人也和那位朋友一样，气愤填膺地喊着：“中国又说我不是

中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呢？……”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采访员又是明知故问了。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连自己的国籍都搞不清楚，你说，我要怎么打算呢？”

……”

“九七年以前，香港政府会结束所有难民收留中心，你怎么办呢？”采访员老是明知故问，真奇怪。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 世界华文儿童文学资料馆 正式对外开放

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成立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资料馆」，已决定在本月间正式对外开放。该馆系由财团法人国语日报社、中华民国儿童文学学会、中国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联合推动组成。馆址设在台北市福州街十号三楼，电话：(零二) 三九二一一三三转一四零八。开放时间暂定：每周二至周日，上午十一时

至下午七时，周一休馆。

该馆系为促进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之发展而成立。以收集、整理、典藏、陈列世界华文儿童文学之相关图书、资料为主，提供儿童文学爱好者阅览、研究，及与世界各国相关机构交流。目前该馆设有「管理委员会」及「馆务部门」两部分，现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林良先生，资料馆馆

长是林焕彰先生。所有工作人员，均为无给职，仅酌支工作津贴。

由于该馆纯为民间组织，所有经费、图书、资料，均赖儿童文学界及社会关心人士共同募集。因此该馆非常欢迎有心人士捐款、捐书、捐资料。捐款可汇票邮拨：一六五一三五—四，受款人士为中国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





# 无常

文 / 尔然

图 / 王耀麟

菩提树换上新装。前一阵子树叶在翻新时，旧的叶子枯了、掉了，接着是一片片又油光又嫩绿的新叶，从小渐渐的大了，然后是青绿的一片，十分茂盛。然而油嫩渐渐的也不见了。曾几何时，这青绿的一片又会出现了一角又一角的枯、黄，然后又一角一角的出现了光秃，而终于又不见枝不见叶了。然后又再换上新叶，然后……。

周而复始的，叶枯叶长、叶长叶枯，旧叶换新叶、新叶变旧叶，而树也渐渐的长得更大更壮。树干更粗了，树枝也长得更多，更密，伸张得更远，而往往也

会垂下。这过程我们若不是天天细心观察，若不是久久才好好的看一看，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以为这只是树的成长，岁月的增加而已。

其实这就是无常，这就是轮回，这就是世间的常态。也许我们已习惯于如此的情况，见不到此景此情的启示。当然我们不需刻意去追求什么启示，或从中去改变什么。只是用一颗细心去体会、有一颗深心去思考。世间的无常既然是常态。一切必然都在变化中，到底我们执着什么，我们所追求、所得到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如此不顾一切的去做、去拥

有。

再美的叶子，终还是得掉落的。也许我们会想，旧的去，新的会再来，只要是树还在，只要是水分、养料、阳光还有，一切便会重新来过。我们不必伤春太匆匆，因为今年的春天过去了，明年的春天在适时又会降临大地的，届时，久别重逢，不更可贵可爱吗？

乐观的人总是可以如此的，感性的诗人哲人，也可以如此去看这个世间，而觉得它总是美丽的。乃至一些出世间的宗教家，也从如此美丽角度看世间，因为活得十分富足，美好。在他们来说，失去就等于可以再

得到，如此当然不怕失去。离别就只为了重逢啊！

然而也有人却发觉到，得到就意味失去，生就意味着死，重逢的喜悦就是为了离别的销魂而有，这些人对世间充满了消极的心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他们的心或他们的世界是灰色的。

是的，的确如此，但我们又能说他们的观念不对吗？这个世间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得到什么时，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失去它，得到越多就失去越多。这是因果，必然是相等的。因此他们会觉得如此的追求、得到，并不具有意义。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不在乎拥有，而只要曾经，因为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但他们会觉得与其得到而快乐却带来相对的失去而苦恼，不如不去得到，如此就不必面对失去了。

人可以从两个极端面来看世间。消极与积极，都有「极」，一有「极」，便自然会有偏，从两极看世间，只能看到世间的一边。从一边看世间便会有偏见、偏见发展到极端便是激烈，狂热，便是苦。即使乐观、积极对待人生，以为得到了乐、却也不能避免乐极生悲的过程。

如此看起来，似乎苦才是世间的实况了。的确是，无常的世间，人生在其间，不得不面对得得失失的轮回。如何有永恒性的乐，因为会失去的啊！只有看透这个世间的无常性，明白了得得失失的必然循环，在具备了条件而现为有，生、得的时候，不以极端的情绪去拥有，在条件离散了，现出了无、灭、失等相时，也就不会感受到苦了。在乐与苦

之间，寻找一个合理、合乎法则的平衡点，在无常的常态中安顿下来。不求得，只在得失之间，明白其得失之必然性与秩序；也不求乐，只在生起苦的条件中去摆平。

得与失，乐与苦，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一切的相对，在之间找到了其平衡点，不偏此或彼，在无常变化的必然秩序中掌握了其必然性，普偏性的法则，心便安顿下来了。任此世间如何的变化，无常、种种的得失，我心都因明其理，见其相而不再有情绪上的波动起伏了，但因是全然的明白，内心便是充满的、坦然的、自在的。

于是这世间的一切，都完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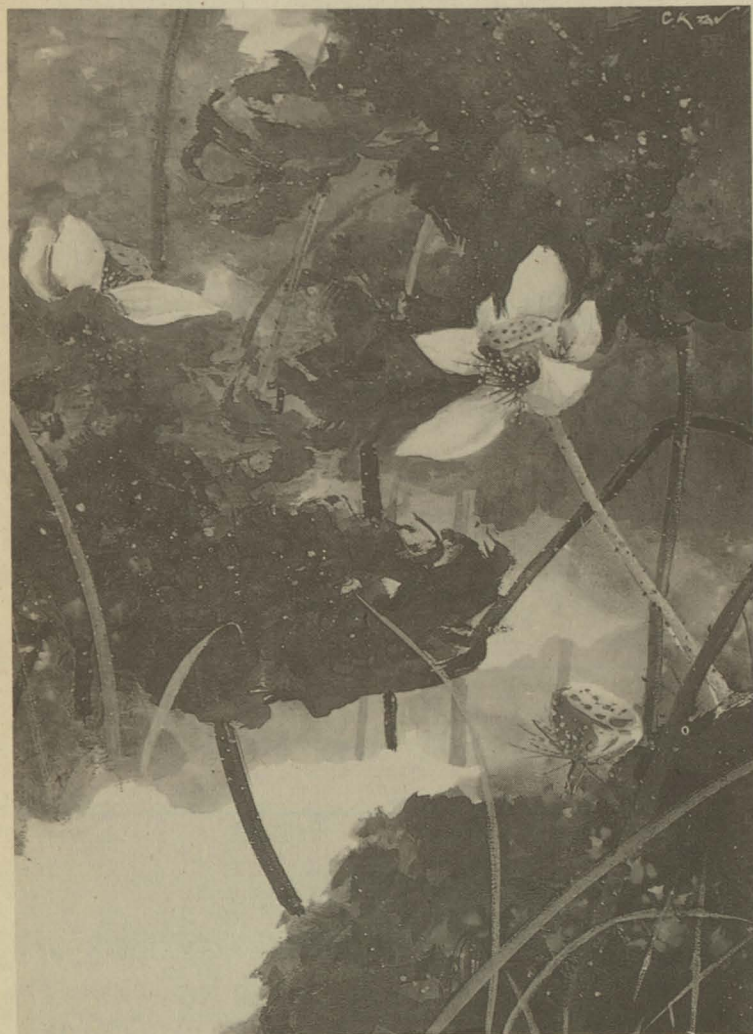
## 本地作家新书

(一) 书名：马华文学路向  
文类：文艺评论  
作者：马夫之  
出版：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邮购处：S. S. NG  
393, Sg. Chua,  
43000 Kajang, Selangor.

(二) 书名：诗人的天空  
文类：诗  
作者：李宗舜  
出版：代理文摘（马）有限公司  
通讯处：LEE CHENG SOON  
310, Block 16, Jalan 18 / 3,  
Section 18, 40000  
Shan Alam, Selangor D. E.  
售价：马币五元正。



# 唱歌



唱一首悲伤给你听  
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众人刻意或不刻意的计谋里  
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

从来不知道  
我可以逃离陌生人的眼光  
却逃不脱三公分内的利刃  
也许孤单真是一件好事  
我可以来回于自己的身体与心里

唱一首晦涩给你听  
我只是一个等待的人  
在诸神故意或不小心的疏忽里  
我只是一个等待的人

张玮栩小辑

图 / 陈昌孔



我把车子驾到 K·C 家，在她家门前，我伏在方向盘上，流下眼泪。就是那种没有来由的泪水，我的伤悲汹涌而至，我的寂寞严重孤独。我渴望逃离恐惧，但我挣不脱自己的樊笼。

十八岁，我走到徬徨，发现自己的天真一层一层蜕去。

# 悼念

张玮栩小辑

图 / 陈昌孔



# 括号以后的心情



( ) 十八岁的前一天，我在手札里这么写道：“再过一天便是十八岁的生日了。1995

年，多么可怕的时代啊，我终于要面对真正的孤独了。说自己懂得看开，其实也不

过是自我安慰的语句。想问问自己，我此刻在迷宫的哪一个角落呢？”

( ) 是什么时候雨滴铺满了车前镜呢？才一转头，便惊觉前方路茫茫。车灯映在水上，刺痛了眼睛，我只有迅速将一片雨水抹去，像抹过心间的尘埃一般。

( ) 手札里满是我修正过的心情，在涂改液下是我轻狂的错，不是价格 RM5.50 的 Correction Rollerball 可以掩饰的。

( ) 文字是保存记忆最具体的方法，所以尽量不让自己用笔记下不满意的情绪。可是人心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此刻你不用笔

记在纸上，它会好管闲事地为你记牢。

( ) 为什么我对他人的批评不能再一笑置之？是因为我对自己不再有信心，还是自己活在人们的评论中？

( )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生命真是可悲复可笑。过去我苦心占据的，今天将拱手让人，甚至心中没有不舍、没有难过。

( ) 生命有时熙熙攘攘，只不过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忆。

( ) 开车送最后一位朋友回家时，故意把车速减低。在车子中与不知名的旧曲一起回家。享受一个人驾车的滋味。

( ) 我宁愿自己是只虚伪的变色龙，也不愿是伤人的刺猬。

( ) 我的敏感已随自己的十六岁禁锢于水窖之中，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失去诗的能力。

( ) 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傻瓜，没有快乐的傻瓜。

( ) 啊———？

( ) 我有一片快乐的心情，你也许可以吃了它。如果这样，能让你快乐一点。

( ) 我让 Pet Shop Boy 的歌曲在我二楼的空间里流动。歌象蚊香，助我驱赶寂寞。

( ) 终于到了拍毕业照的

时候了。年华老去的感觉，又再涌上心头。这一次，我把将来的回忆凝驻在黑白底片里。在那个小房子里，有一个端正的我。不断回想过去。

( ) 剪发，是为了修齐自己。然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要如何去剪断与回忆的苦苦纠缠？

( ) 生命充满无奈，但愿我不再伤悲。

( ) 其实我的堕落很简单，每个星期天早晨到处去游荡，并且捧着手札在餐厅一隅默读。

( ) 我曾经是一棵树，现在是一只老鼠。以后我将是什么呢？

(而我更想当一只狐

张玮栩小辑

图 / 陈昌孔

张玮栩小辑



狸，在小王子徬徨无助的时候，与他建立关系，并且懂得伤悲。)

( ) 快乐，象是一块被蚊子咬过的皮肤，很

痒，有点不耐，却又不得不去搔它。

( ) 我在班上打瞌睡，有风用手敲醒我，我一睁眼，便失去了它的踪影。

( ) 最后，我希望回忆可以是电风扇，可以随意开关，一只手指便解决了我的烦恼。

## 快访张玮栩

### 1. 简介自己好吗？

我是张玮栩，今年念日新独中高三文新班。我用发胶凝住自己的发，日子持续在看书、听歌和买衣服之间。和很多人一样，在追求不了精彩动人的生活之后，我安慰自己，其实我性好淡泊。

### 2. 你喜欢那些作家？为什么？

如果要问我喜欢那些作家，我想我的答案是张爱玲、西西、金庸、罗智成和李昂。从师父陈强华那边出来，我是歪派的，不太喜欢一切循规蹈矩的东西，他们的作品让我一次又一次开拓视野。只是有时候我会怀疑，怀疑自己的虚荣是否也表现于此。

### 3. 今年你已高三了，有什么打算？

从初二到高三，我一直都没什么伟大的成就，有的也许只是用文字孜孜不倦的纪录我的情愁爱泪。是一种私人的却无惧于公开的心情。

### 4. 谈一谈你的校园文学创作风气好吗？

我打算在毕业以后，继续写手札，然后打包，寄给师父。我很奸，打算在毕业以后，继续烦死他。

### 5. 你对文学创作有野心吗？

因为我虚荣，所以我有野心。只是我不敢公开自己的野心。

## 张玮栩小辑

# 属于个人的爱恋感觉

也许我现在可以诉说的只是一场心情，而不是一种爱恋的感觉。可是因为我是感性的，是那种站在落叶缤纷的树底下也会伤怀的人，我企图用温暖的语调来讲这么一个平凡的挣扎。虽然我是个男子。

已经有不少过 50 天的日子，我一直徘徊于学校与家里之间。说徘徊，就好象我是一个常常跷课而不敢回家或去学校的学生了。其实不是，我只不过是经常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着异于他人的想法而已。

故事或者应该从我的背景开始。我是一个十九岁的独中生，今年高三，曾在初中时有过不光彩的留级纪录。我爸是间杂货店的东

主，他总是希望我会在中学毕业后，继承他的店铺。因为看起来不太有出息，所以我总是对他的期待唯唯诺诺。

老爸总喜欢穿一件“长城牌”背心在店里工作。有一次我到店里去帮他作账，听到了他和隔壁阿婶的对话。我已经无法记得对话的确实内容了，可是我记得，当老爸听见人家说将来我会子承父业，让他安享晚年时，他大大声笑了起来。一下子，我好像看见自己取代了父亲的脸孔，同样地穿着背心，坐在这挤满杂物的店内，一生一世。

其实老爸有那种子承父业的观念，正好是我逃避功课的藉口。像个巨大无比的

靠山，即使我考坏了，也有间杂货店让我经营。记得我在叛逆的初中期，还曾以这番话来顶撞老师。

可是这一切都有了不同，上高一后，一切叫我愤世的叛逆如在顷刻间消失，我忽然惊觉自己的老大不小。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看书，看以往自己鄙视的书籍刊物，我想，自己的多愁善感是在那时候被揭开的，一如揭开一锅菜肴的锅盖，之后它的味道再也无法回收，一直在空气中游游荡荡，在我不设防的时候攫住我的心。

而我最重要的改变起自于一个生活情节，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会对这么一个情节珍而重之，她是不是如此，

## 张玮栩小辑



我无法不认为是如此，我无法不认为她会忘掉，而且是轻易地忘掉。

近高二学期末的一个星期一，她就像往常走在他人身前般走在我的眼前。我叫她的名字，她转头，然后惊愕，接着是习惯性地微笑。

最近看些什么书？

嗯，重看张爱玲的小说，也读林耀德。妳呢，还在听 Bob Dylan 吗？

对，不过我还听 Nat King Cole 的旧曲。

缄默。

明年我们就要毕业了。

是啊！

可要用功哦。

她是一个高瘦而且白的女子。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老师把这个转学生介绍给同学们，我从《笑傲江湖》中抬起头来，看见了她的浅笑与点头，老师让她坐在我的身边，她坐下时只诧异地望向我腿上的小说，再抬头看着我的脸。

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

上课偷看小说，还包括了偷望身边的她。说真的，她笑起来是很好看的。可是她很少对我笑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谈话。

终于有一次，我在国文课时看见她正仔细地翻译着披头四的《I Will》，我压抑不住自己写了张纸条给她，向她借那首歌词与译文。就这样，我们经常在上课时传递纸条，在下课时谈文学与音乐这两个大题目。

后来，后来班上的同学谣传我追求她，再后来便是我们恋爱的传说。我从来不去理会这些谣言，也没有管道去取得这些消息，只是有一天，她对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学着阮玲玉的语气先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

有人说你追求我，也有人说我一早就接受了你，更有人说是我倒来追求你的。

我皱眉。

昨天地理老师充公我们的纸条，听说班导师知道了。

我张口，却没有说出话来。

唉，真是人言可畏啊！

过几天的班会时间，班导师便藉口有同学要求更位而给我们来了个大调动。我和她的距离是整整一间课室。

就这样过了一年，然后是在走廊上的对话。至今仍仍然可以把那段话记得一字不漏。同时她也启发了我。她叫我用功呢，我不断地在心中问自己，听到了吗，要用功呢。我当然不能堕落到去继承父业了。

于是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比较确实的目标，不过也出现难题。

我一直都是在学校混日子的。自从她叫我用功后，我便立志发奋图强，可是悲哀的是我根本没有足够根基去面对高三的功课，尤其是恼人的普数与英文。

我的难题便在此处出现。每个夜晚我坐在书桌苦苦思索一道数学题，却总是

在意兴阑珊之际一头钻进西西的小说世界里。清晨起身梳洗时，我便会面对镜子自责内疚。上学与放学的路上是我一再告诫自己与一再毁约的思索历程。我觉得自己

日受压迫，彷彿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全部的难题都源自于我自己。

本来我准备诉说一场心情，却因为忘记不了她的笑而记下了我爱恋的感觉。你

一定很失望，我的故事竟然没有高潮、没有冲突、没有力量、没有悲哀，只有属于我个人的，爱恋的感觉。





# 蒲公英



天空  
林焕彰作

有时候听到乐声我会悠悠叹息  
每一个早晨黄昏我爬上想念的背脊  
然后来到爱情山上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为我或者为他自己留下  
因为我总是赶在太阳下山以前  
回到起点

每一个漆黑夜晚我走到孤独身边  
对着一千颗星星许愿  
我从来不曾发现流星  
在无际苍穹中掠过或者划过  
因为我总是坐在背向爱情的方向  
祝祷流星

当有一天 我轻轻走到你的身边  
发现你的眼睛凝视着  
河岸的苍白芦苇  
流水与风挟带我的悲痛  
扬长而去  
并且在另一个湮远的地方  
栽种我无籽的心  
而我 我在此处凋零  
始终没有惊动到你

张玮栩